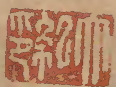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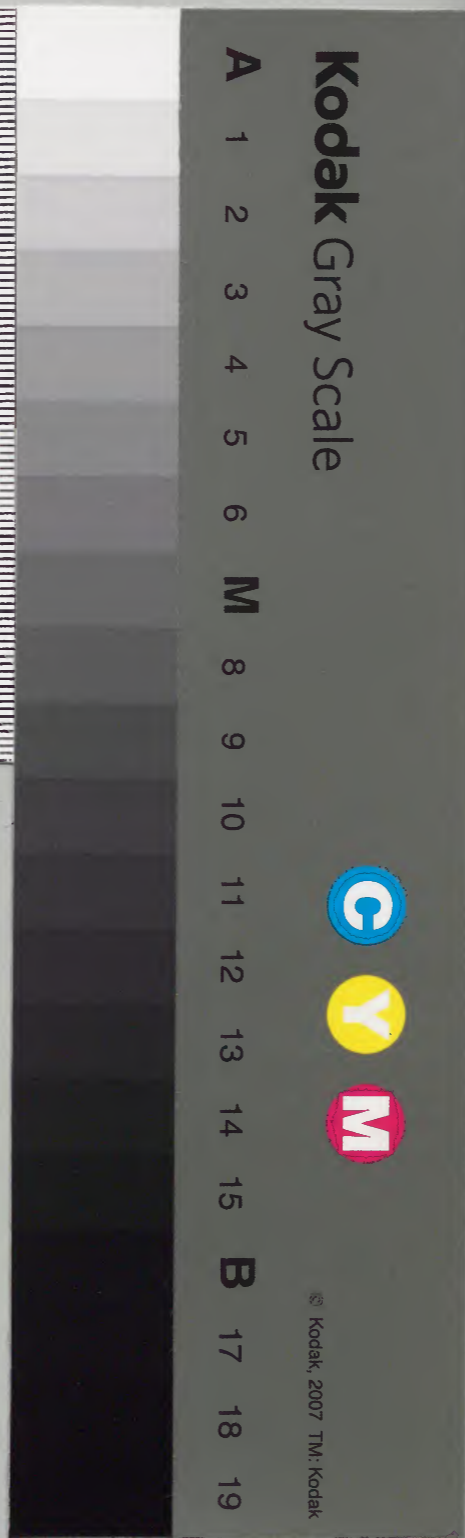


拍案驚奇



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8	
冊數		8	(6)
函號	附	2	7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錢 賢丈人巧賺回頭脩

詩云

最是富豪子弟

不知稼穡艱難

悖入必然悖出

天道一理循環

話說宋時汴京有一個人姓郭名信父親是內諸司

官家事殷富止生得他一個甚是嬌養溺愛從小不

教他出外邊來的只在家中讀些點名的書讀書之

外毫厘世務也不要他經涉到了十七八歲未免要

務了聲名投拜名師其時有個蔡元中先生是臨安



人在京師開館郭信的父親出了禮物叫郭信從他
求學那先空開館去處是个僧房頗極齊整郭家就
賃了他旁舍三間亦甚幽雅郭信住了心裏不像意
道是不見華麗看了舍後一塊空地另去興造起來
總是他也不知數目不識物料憑着家人與匠作扶
同破費不知用了多少銀兩他也不管只見造成了
幾間辨飾起來弄得花簇簇的方纔歡喜住下了終
日叫書童打掃門窗梁柱之類畧有點染不潔便要
匠人連夜換得過心裏方掉得下身上衣服穿着必
要新的穿上了身左顧右盼嫌長嫌短甚處不熨貼

一些不當心裏便別買段疋另要做過鞋襪之類多
是上好綾羅一有微污便丟下另換至于洗過的衣
服決不肯再着的彼時有赴京聽調的一个官人姓
黃表字德琬他的寓所恰與郭家爲隣見他行徑如
此心裏不然後來往來得熟了時常好言勸他道君
家後生年紀未知世間苦辣錢財入手甚難君家雖
然富厚不宜如此枉費日復一日須有盡時日後後
手不上了悔之無及矣郭信聽罷暗暗笑他道多是
寒酸說話錢財那有用得盡的時節吾家田產不計
其數豈有後手不上之理只是家裏沒有錢鈔眼孔

子小故說出這等議論，全不曉得我們富家行徑的，把好言語如風過耳，一毫不理，只依着自己性子行去，不改。黃公見說不聽，曉得是縱慣了的，道看他後來怎生結果，得了官，自別過出京去了，以後絕不相聞。過了五年，有事幹，又到京中來，問問舊隣，已不見了郭家踪跡。偌大一個京師，也沒處查訪了。一日偶去拜訪一個親眷，叫做陳晟，主人未出來，先叫門館先生出來陪着，只見一個人葳葳蕤蕤，蹣跚將出來，認一認，却是郭信，戴着一頂破頭巾，穿着一身藍縷衣服，手臂顫抖抖的，叙了一個禮，整椅而坐。黃公看他

不可知

妙語天然

臉上飢寒之色，殆不可言。惻然問道：足下何故在此？又如此形狀？郭信嘆口氣道：誰曉得這樣事？錢財要沒有起來，不消用得完，便是這樣沒有了。黃公道：怎麼說？郭信道：自別尊顏之後，家父不幸棄世，有個繼娶的晚母，在喪中罄捲所有，轉回娘家。第二日去問，連這家多搬得走了，不知去向。看看家人多四散逃去，剩得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了，還虧得識得幾個字，胡亂在這主家教他小學生度日而已。黃公道：家財沒有了，許多田業須在這，是偷不去的。郭信道：平時不曾曉得田產之數，也不認得田產在那一塊所在。

一經父喪簿籍多不見了不知還有一畝田在那里黃公道當初我曾把好言相勸還記得否郭信道當初接着東西使用那管他來路是怎麼樣的只道到底如此見說道要惜費正不知惜他做甚麼豈知今日一毫也沒來處了黃公道今日這邊所得束修之儀多少郭信道能有多少每月千錢不勾充身圖得個朝夕糊口不去尋柴米就好了黃公道當時一日之用也就有一年館費了富家兒女到此地位可憐可憐身邊恰帶有數百錢盡數將來送與他以少見故人之意少頃主人出來黃公又與他說了郭信出

身富貴光景教好看待他郭信不勝感謝捧了幾百個錢就像獲了珍寶一般緊緊收藏只去守那冷板凳了看官你道當初他富貴時節幾百文錢只與他家賞人也不爽利而今纔曉得是值錢的却又遲了只因幼年時不知稼穡艱難以致如此到此地位曉得值錢了也還是有受用的所以說敗子回頭好作家也小子且說一回敗子回頭的正話

無端浪子昧持籌 偌大家緣一旦休
不是丈人生巧計 夫妻怎得再同儔

話說浙江温州府有一个公子姓姚父親是兵部尚

書、丈人上官翁也是顯宦家世富饒積累鉅萬周匝
 百里之內田園池塘山林川藪盡是姚氏之業公子
 父母俱亡並無兄弟獨主家政妻上官氏生來軟默
 不管外事公子凡事只憑着自性而行自恃富足有
 餘豪奢成習好往來這些淫朋狎友把言語奉承他
 哄誘他說是自古豪傑英雄必然不事生產手段慷
 慨不以財物為心居食為志方是俠烈之士公子少
 年心性道此等是好言語切切于心見別人家算計
 利息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便道齷齪也小人不足指
 數的又懶看詩書不習舉業見了文墨之士便頭紅

此益氣未定
 者最喜聞

面熱手足無措厭憎不耐煩遠遠走開只有一班捷
 給滑稽之人利口便舌脇肩諂笑一日也少不得又
 有一班猛勇驍悍之輩揎拳舞袖說強誇勝自稱好
 漢相見了便覺分外興高說話處脾胃多燥行事時
 舉步生風是這兩種人纔與他說得話着有了這兩
 種人便又去呼朋引類你薦舉我我薦舉你市井無
 賴少年多來倚草附木獻技呈能掇臀捧屁公子要
 人稱揚大量不論好友一槩收納一出一入何止百
 來個人扶從他那百來個人多喫着公子還要各人
 安家分倒按月衣糧公子皆千歡萬喜給派不吝見

他們拿得家去，心裏方覺爽利。公子性好射獵，喜的是駿馬良弓，有門客說道：「何處有名馬一匹，價值千金，日走數百里。」公子即便如數發銀，只要買得來，不爭價錢多少，及至買來，但只毛片好看，畧畧身材高聳些，便道值的了。有說貴了的，到反不快，必要爭說買便宜方喜。人曉得性子，看見買了物事，只是贊美上前了。遇說有良弓的，也是如此。門下的人又要利落，又要逢迎，買下好馬一二十匹，好弓三四十張，公子揀一匹最好的，時常乘坐，其餘的隨意聽騎。每與門下衆客相約，各騎馬持弓，分了路數，縱放轡頭，約

在某處相會。先到者有賞，後到者有罰。賞的多出公子已財，罰不過罰酒而已。只有公子先到，衆皆罰酒，又將大觥上公子稱慶，有時分爲幾隊，各去打圍，須臾合爲一處看擒獸多寡，以分賞罰。賞罰之法，一如走馬之例，無非只是借名取樂，似此一番，所費酒食賞勞之類，已自不少了。還有時聯鑣放馬，踏傷了人家田禾，驚失了人家六畜等事，公子是人心天理，又是慷慨好勝的人，門下客人又肯幫襯道：「公子們出外，寧可使小百姓巴不得來，不可使他怨悵。我每來，今若有傷損了他家，便是我每不是。後來他望見就

却是好說
話較生事
害民者勝
多矣

怕了，必須加倍賠他。他每道有些便宜，方才贊嘆公子，巴不得公子出來行走了。公子大加點頭道：「說得極有見識，因而估值損傷之數，分付寧可估好看些，從重賠還，不要虧了他們。門客私下與百姓們說通了，得來平分，有一分說了七八分說去，公子隨即賠償，再不論量，這又是射獵中分外之費，時時有的。公子身邊最講得話，像心稱意的，有兩個門客，一个是簫管朋友賈清夫，一个是拳棒教師趙能武，一文一武，出入不離左右。雖然獻諂劾勤，哄誘攬撥的人，不計其數，大小事多要串通得這兩個方纔弄得成。這

公子雖敗
乃好人也
非好人不
敗

兩個一鼓一板，只要公子出脫得些，大家有味。一日公子出獵，草叢中驚起一個兔來，兔兒騰地飛跑，公子放馬趕去，連射兩箭，射不着，恰好後騎隨至，趙能武一箭射个正着，兔兒倒了。公子拍手大笑，因貪趕兔兒，路來得遠了，肚中有些飢餓起來，四圍一看，山明水秀，光景甚好，可惜是个荒野去處，並無酒店飯店，賈清夫與一羣少年隨後多到，大家多說道：「好一个所在，只該聚飲一回。」公子見說，興高得不耐煩，問後頭跟隨的，身邊銀子也有，銅錢也有，只沒設法酒餚處。趙能武道：「眼面前就有東西，怎苦沒肴？」眾人

道有甚麼東西趙能武道只方纔射倒的兎兒尋些
火煨起也勾公子下酒賈清夫道若要酒時做一匹
快馬不着跑他五七里路遇个村坊去處好友尋得
些來只不能勾多帶得可以暢飲公子道此時便些
少也好正在商量處只見路旁有一簇人老少不等
手裏各拿着物件走近前來迎候道某等是村野小
人不曾識認財主貴人之面今日難得遇公子貴步
至此謹備些菓雞黍村酒野蔬數品聊獻從者一飯
公子聽說是酒肴喜動顏色回顧一班隨從的道天
下有這樣奏巧的事知趣的人賈清夫等一齊拍手

道此皆公子吉人天相酒食之來如有神助各下了
馬打點席地而坐野老們道既然公子不嫌飲食粗
糲何不竟到舍下坐飲椅桌俱便乃在此草地之上
喫酒不像模樣眾人一齊道妙妙知趣得緊野老們
恭身在前引路眾人扶從了公子一擁到草屋中來
那屋中雖然窄狹也到潔淨擺出椅桌來揀一隻齊
整些的古老椅子公子坐了其餘也有坐椅的也有
坐凳的也有扯張稻床來做杌子的團團而坐喫出
興頭來這家老小們供應不迭賈清夫又打着獵鼓
兒道多拿些酒出來我們要喫得快活公子是不虧

自有興

人的這家子將醞下的杜茅柴不住的盪來吃得東
 倒西歪撐腸拄腹又道是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大凡人在飢渴之中覺得東西好喫况又在興趣頭
 上就是肴饌粗些雞肉肥些酒味薄些一總不論只
 算做第一次嘉肴美酒了公子不勝之喜門客多幫
 觀道這樣奏趣的東道主人不可不厚報他的公子
 道這個自然該的便教賈清夫估他約費了多少清
 夫在行多說了些公子教一倍償他三倍管事的和
 眾人剋下了一倍自得只與他兩倍這家子道已有
 了對合利錢怎不歡喜當下公子上馬回步老的少

公子氣質

的多來馬前拜謝兼送公子公子一發快活道這家
 子這等殷勤趙能武道不但敬心且有禮數公子再
 教後騎賞他管事的策馬上前問道賞他多少公子
 叫打開銀包來看見有幾兩零碎銀子何止千百來
 塊公子道多與他們罷論甚麼多少用手只一搥銀
 子塊塊落地只剩得一個空包那些老小們看見銀
 子落地大家來搶也顧不得尊卑長幼扯扯拽拽磕
 磕撞撞溜撒的拾了大塊子又來拈撮遲夯的將拾
 到手又被眼快的先取了去老人家戰抖抖的拿得
 一塊灰也不放還累了兩個地滾公子看此光景與

衆客馬上拍手大笑道。天下之樂無如今日矣。公子此番雖費了些賞賜。却噪盡了脾胃。這家子賠了些辛苦。落得便宜多了。這個消息傳將開去。鄉里人家。只嘆惜無緣不得遇着公子。自此以後。公子出去。就有人先來探聽。馬首所向。村落中無不整頓酒食。爭來迎接。真个是

東馳西人已爲備饌。南獵非人就去戒厨。士有餘糧。馬多剩草。一呼百諾。顧盼生輝。此送彼迎。尊榮莫並。憑他出外。連旬樂不必先營。隔宿裝。

公子到一處。一處如此。這些人也竭力奉承。公子也

加意報答。還自歉然道。賞勞輕微。謝他們厚情不來。衆門客又齊聲力贊道。此輩乃小人。今到一處。即便供帳備具。奉承公子。勝于君王。若非重賞。何以示勸。公子道。說得有理。每每賞了。又賞。有增無減。元來這圈套。多是一班門客。串同了百姓們。又是賈趙二人。先定了去向。約會得停當。故所到之處。無不如意。及至得來賞賜。盡皆分取。只是攙掇多些了。親眷中有老成的人。叫做張三翁。見公子日逐如此費用。甚爲心疼。他曾見過當初尚書公行事來的。偶然與公子會間。勸諷公子道。宅上家業豐厚。先尚書也不純仗

尚書如此
原是不祥
之光然尚
書不如此
者寡矣

做官得來的宦橐，多半是算計做人家來的。老漢曾經眼見先尚書早起晏眠，算盤天平，文書簿籍，不離于手，別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將出來，變面變孔，費唇費舌，畧有些小便宜，即便喜動顏色，如此掙來的家私，非同容易。今郎君十分慷慨撒漫，與先尚書苦掙之意，太不相同了。公子面色通紅，未及回答，賈清去趙能武等一班兒朋友，大嚷道：「這樣氣量淺陋之言，怎麼在公子面前講？」公子是海內豪傑，豈把錢財放在眼孔上？況且人家天做不在人爲，豈不聞李太白有言：「天生吾才，終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先尚書這

些孜孜爲利，正是差處。公子不學舊樣，盡改前非，是公子超羣出衆，英雄不羈之處。豈田舍翁所可曉哉？公子聽得這一番說話，方纔覺得有些吐氣揚眉，心裡放下。張三翁見不是頭曉得，有這一班小人料想好言不入，再不開口了。公子被他們如此舞弄了數年，弄得囊中空虛，看看手裡不能接濟，所有倉房中庄舍內積下米糧，或時難銀使用，或時即發米代銀，或時先在那里移銀子用了，秋收還米，也就東扯西拽，不能如意。公子要噪脾時，有些掣肘不爽利，門客每見公子世業不曾動損，心裡道：「這裏面儘有大想

頭與賈趙二人商議定了，來見公子獻策道：「有一妙着，公子再不要愁沒銀子用了。」公子正苦銀子短少，一聞此言，欣然起問道：「有何妙計？」賈趙等指手畫脚道：「公子田連阡陌，地占半州，足跡不到所在，不知多少。這許多田地，大畧多是有勢之時，小民投獻富家，餽送原不盡用價銀買的，就有些買的，也不過債利盤算，准折將來，或是戶絕人窮，止剩得些硲田瘠地，只得收在戶內，所值原不多的，所以而今荒蕪的多，開墾的少，租利沒有，錢糧要緊，這些東西留在後邊，貽累不淺的。」公子看來，不過是些土泥，小民得了自

甲聽

家用，力畊種，纔方是有用的。公子若把這些作賞賜之費，不是土泥盡當銀子用了，亦且自家省了錢糧之累。公子道：「我最苦的是時常來要我完甚麼錢糧，激聒得不耐煩，今把來推將去，當得銀子用，這是極便宜的事了。」自此公子每要用銀子之處，只寫一紙賣契，把田來進去，那得田的心裏巴不得，反要粧个腔兒，說不情願，不如受些現物好。門客每故意再三解勸，強他拿去。公子蹴踏不安，惟恐他不受，直等他領了文契，方掉得下。所有良田美產，有富戶欲得的，先來通知了賈趙二人，借打獵為名，迂道到彼家邊，

好做法

極意酒食款待還有婁獻子的或又有接了娼妓養
在家裏假做了妻女來與公子調情的公子便有些
曉得只是將錯就錯自以為得意喫得興闌將行就
請公子寫契作賞公子寫字不甚利便門客內有善
寫的便來執筆一個算價錢一個查簿籍寫完了只
要公子押字公子也不知出在那裏好的反的貴的
賤的見說押字即便押了又有時反有幾兩銀子找
將出來與公子用公子却像落得的分外喜歡如此
多次公子連押字也不耐煩了對賈清夫道這些時
不要我拿銀子出來只寫張紙頗覺便當只是定要

也只是好
名之心重

我執筆押字我有些倦了趙能武道便是我們拈着
鎗棒且溜撒只這一管筆重得可厭相賈清夫道這
个不打緊我有一策大家可以省力公子道何策賈
清夫道把這些賣契套語刊刻了板空了年月刷印
百張放在身邊臨時只要填寫某處及多少數日注
了年月連公子花押也另刻了一个只要印上去豈
不省力公子道妙妙却有一件賣契刻了印板這些
小見識的必然笑我我那有氣力逐個與他辨我做
一首口號也刻在後面等別人看見的曉得我心事
開濶不比他們猥瑣的賈清夫道口號怎麼樣的公

子道我念來你們寫着

千年田土八百翁 何須苦苦較雌雄

古今富貴知誰在 磨宋山河總是空

去時却似來時易 無他還與有他同

若人笑我亡先業 我笑他人在夢中

念罷叫一個門客寫了賈清夫道公子出口成章如

此何愁不富貴此須困業不足戀也公子若刻此佳

作在上面了去得一張與公子揚各一張矣公子大

喜依言刻了每日印了十來張帶在賈趙二人身邊

行到一處遇要賞賜即取出來填注幾字印了个花

此原傳中詩也多是達人口氣不似痴敗大語

押即已成契了公了笑道真正簡便此後再不消捏

筆了快活快活其中門客每自家要的只須自家寫

注偷用花押一發不難如此過了幾時公子只見逐

日費得幾張紙一毫不在心上豈知皮裏走了肉田

產俱已蕩盡公子還不知覺但見供給不來米糧不

繼印板文契丟罷不用要些使費別無來處問問家

人何不賣些田來用度方知田多沒有了門客看見

公子艱難了此又兼有靠着公子做成人家過得日

子的漸漸散去不來惟有賈趙二人哄得家裏甌滿

甌滿還想道瘦駱駝尚有千斤肉戀着未去勸他把

大房子賣了，得中人錢，又替他買小房子住，得後手錢，搬去新居，不像意，又與他算計改造，置買木石，落他的，造得像樣，手中又缺了，公子自思賓客既少，要這許多馬也沒幹，托着二人，把來出賣，比原價只好十分之一二，公子問爲何差了許多，二人道：騎了這些時，走得路多了，價錢自減了，公子也不討論，見着銀子，且便接來應用，起初還留着自已騎坐兩三匹好的，後來因爲賞賜無處隨從，又少，把个出獵之興，疊起在三十三層高閣上了，一總要馬沒幹，且喂養費力，賈趙二人也設法賣了，去價錢不多，又不盡到

得公子手裏，勾他幾時，用只得，又商量賣那新居，枉自裝修許多，性急要賣，只賣得原價錢到手，新居既去，只得賃居而住，一向家中牢曹什物，沒處藏疊，半把價錢爛賤送掉，到得遷在賃的房子內時，連賈趙二人也不來了，惟有妻上官氏隨起隨倒，當初風花雪月之時，雖也曾勸諫幾次，如水投石，落得反目，後來曉得說着無用，只得憑他，上官氏也是富貴出身，只會喫到口茶飯，不曉得甚麼經求，也不曾做下一些私房，公子有時，他也有得用，公子沒時，他也沒了，兩個住在賃房中，且用着賣房的銀子度日，走出街

上來遇見舊時的門客，一个个多新鮮衣服，僕從跟隨。初時撞見公子，還畧畧叙寒溫。已後漸漸掩面而過。再過幾時，對面也不來理着。一日早晨撞着了趙能武。能武道：公子曾喫早餅未曾？公子道：正來買些點心喫。趙能武道：公子且未要喫點心，到家裏來坐坐喫一件東西去。公子隨了他到家裏。趙能武道：昨夜打得一隻狗，煨得糜爛在這里，與公子同享。果然拿出熱騰騰的狗肉來，與公子一同狼發虎嘯，喫得盡興。公子回來飽了一日，心裏道：他還是個好人。沒些生意，便去尋他。後來也常時躲過，不十分招攬。

還有武人
本色

清客小像

了。賈清夫遇着公子，原自滿面堆下笑來。及至到他家裏坐着，只是泡些好清茶來請他。評品些茶味，說些空頭話。再不然趨着脚兒，把管簫閒吹一曲。只當是他的敬意。再不去破費半文錢鈔，多少弄些東西來點飢。公子忍餓不過，只得別去。此外再無人理他了。公子的丈人上官翁，是個達者。初見公子敗時，還來主張爭論。後來看他行徑，曉得不了不住，索性不來管他。意要等他乾淨了，喫盡窮苦滋味，方有回轉念頭的日子。所以富時也不來勸戒，窮時也不來資助。只像沒相干的一般。公子手裏罄盡衣食，不敷家

中別無可賣，一身之外，只有其妻，沒做思量處，痴算道：若賣了他去，省了一個口食，又可得些銀兩用用，只是怕丈人開不得這口，却是有了這個意思，未免露些光景出來。上官翁早已識破其情，想道：省得他自家蠻做出事來，不免用個計較，哄他在圈套中了，慢作道理，遂挽出前日勸他好話的那個張三翁來，托他做個說客，商量說話完了，竟來見公子。公子因是前日不聽其言，今荒涼光景了，羞慚滿面。張三翁道：「郎君纔曉得老漢前言，不是迂濶麼？」公子道：「惶愧惶愧。」張三翁道：「近聞得郎君度日艱難，有將令正娘

子改適之意，果否如何？」公子滿面通紅了道：「自幼夫妻之情，怎好輕出此言，只是絕無來路，兩口飢食，不給，惟恐養他不活，不如等他別尋好處安身，我又省得多一個口食，他又有着落了，免得跟着我一同忍餓，所以有這一點念頭，還不忍出口。」張三翁道：「果有此意，作成老漢做個媒人，何如？」公子道：「老丈有甚麼好人家在肚裏麼？」張三翁道：「便是有個人，叫老漢打聽，故如此說。」公子道：「就有了人家，岳丈面前，怎好啟齒？」張三翁道：「好教足下得知，令岳正為足下敗完了人家，令正後邊日子難過，儘有肯改嫁之意，只是在

足下身邊起身甚不雅相，令岳欲待接着家去，在他家門裏擇配人家。那時老漢便做个媒人，等令正嫁了出去，寂寂裏將財禮送與足下，方爲隱秀，不傷體面。足下心裏何如？公子道：如此委曲最妙，省得眼睜睜的，我與他不好分別，只是既有了此意，岳丈那里，我不好再走去了。我在那里問消息，張三翁道：只消在老漢家裏討回話，一過去了，就好成事體。我也就來回覆你的，不必挂念。公子道：如此做事，連房下面前，我不必說破，只等岳丈接他歸家便了。張三翁道：正是，正是，兩下別去。上官翁一徑打發人來接了女

兒回家住了，過了兩日，張三翁走來見公子道：事已成了。公子道：是甚麼人家？張三翁道：人家豪富，也是姓姚。公子道：既是富家，聘禮必多了。張三翁道：他們道是中年再醮，不肯出多，是老漢極力稱贊賢能，方得聘金四十兩，你可省喫儉用些，再若輕易弄掉了，別無來處了。公子見就有了銀子，大喜過望，口口稱謝。張三翁道：雖然得了這幾兩銀子，一入豪門，終身不得相見了，爲何如此快活？公子道：譬如兩個一齊，餓死了，而今他既落了好處，我又得了銀子，有甚不快活處？元來這銀子，就是上官翁的，因恐他把女兒

當真賣了，故裝成這個圈套，接了女兒家去，把這些銀子暗暗助他廝度，試看他光景。公子銀子接到手，手段濶慣了的，那里勾他的用，況且一向處了不足之鄉，未免房錢柴米錢之類，掛欠些在身上，拿來一出摩訶薩，沒多幾時，手裏又空，左顧右盼，別無可賣，單單剩得一個身子，思量索性賣與人了，既得身錢，又可養口，却是一向是個公子，那個來覓他，又兼目下已做了單身光棍，種火又長，柱門又短，誰來要這一個廢物？公子不揣各處央人尋頭路，上官翁知道了，又拿幾兩銀子，另挽出一個來，要了文契，叫庄客收

他在庄上用庄客就假做了家主，與他約道：你本富貴出身，故此價錢多了，既已投靠，就要隨我使用，禁持苦楚，不得違慢。說過方收留你。公子思量道：我當初富盛時，家人幾十房，多是喫了着了，閒蕩的，有甚苦楚處？一力應承道：這個不難，既已靠身，但憑使喚。公子初時看見遇飢喫飢，遇粥喫粥，不消自己經營，頗謂得計，誰知隔得一日，庄客就限他功課起來，早晨要打柴，日裡要挑水，晚要舂穀，斲米，勞筋苦骨，沒一刻得安閒，略略推故懈惰，就拿着大棍了嚇他，公子受不得那苦，不勾十日，魃地逃去，庄客受了上

窮根在此
猶不自知

官翁分付不去追他，只看他怎生着落。公子逃去兩日，東不着邊，西不着際，肚裏又餓，不過看見乞兒每討飯討得來到，有得喫，只得也皮着臉去討些充飢。討了兩日，挨去乞兒隊裏做了一伴了。自家想着當年的事，還有些氣傲心高，只得作一長歌當做似蓮花落滿市，唱着乞食歌曰：

人道光陰疾似梭，我說光陰兩橈過。昔日繁華人羨我，一年一度易蹉跎。可憐今日我無錢，一時一刻如長年。我也曾經裘肥馬，載高軒，指麾萬眾驅山前。一聲圍合魍魎驚，百姓邀迎如神明。今日黃

金散盡誰復矜，朋友離羣獵狗烹。晝無饘粥夜無眠，落得街頭唱哩蓮。一生兩截誰能堪，不怨爺娘不怨天。早知到此遭坎坷，悔教當日結妖魔。而今無計可奈何，殷勤勸人休似我。

上官翁曉得公子在街上乞化了，教人密地分付了一班乞兒，故意要凌辱他，不與他一路乞食。及至自家討得些須來，又來搶奪他的，沒得他喫飽，略略不順意，便嚇他道：你無理，就扯你去告訴家主。公子就慌得手脚無措，東躲西避，又沒个着身之處。真个是凍餒憂愁，無件不嘗得到了。上官翁道：奈何得他也。

勾了、乃先把一所大莊院、與女兒住下了、在後門之傍、收拾一間小房、被窩什物、略略備些、在裡邊、又叫張三翁來尋着公子、對他道、老漢做媒不久、怎知你就流落此中了、公子道、此中了、可憐眾人還不容我、張三翁道、你本大家爲何反被乞兒欺侮、我曉得你不是怕乞兒、只是怕見你家主、你主幸不遇着、若是遇着、送你到牢獄中、追起身錢來、你再無出頭日子了、公子道、今走身無路、只得聽天命、早晚是死、不得見你了、前日你做媒嫁了我妻子出去、今不知好過日子否、說罷大哭、張三翁道、我正有一句話要對你

說你妻子今爲豪門主母、門庭貴盛、與你當初也差不多、今托我尋一個管後門的、我若薦了你去、你只管晨昏啟閉、再無別事、又不消自費、享着安樂茶飯、這可好麼、公子拜道、若得如此、是重生父母了、張三翁道、只有一件、他原先是你妻子、今日是你主母、必然羞提舊事、你切不可妄言放肆、露了風聲、就安身不牢了、公子道、此一時彼一時、他如今在天上、我得收拾門下、免歿溝壑、便爲萬幸了、還敢妄言甚麼、張三翁道、旣如此、你隨我來、我幫襯你成事、便了、公子果然隨了張三翁去、住在門外等候回音、張三翁去

了好一會來對他道好了好了事已成了你隨我進
來遂引公子到後門這間房裏來但見

床帳皆新器具粗備蕭蕭一室強如菴寺墳堂寂
寂數下見露霜風雨雖單身之入臥審容膝之

易安

公子一向草棲露宿受苦多了見了這一間清淨房

不受過苦
堂美此乎

室器服整潔喫驚問道這是那个住的張三翁道此
即看守後門之房與你住的了公子喜之不勝如入
仙境張三翁道你主母家富故待僕役多齊整他着
你管後門你只坐在這間房裏喫自在飯勾了憑他

主人在前面出入主母在裏頭行止你一切不可窺
探他必定羞見你又萬不可走出門一步倘遇着你
舊家主你就住在此不穩了再三叮囑而去公子喫
過苦的謹守其言心中一來怕這飯碗弄脫了二來
怕露出蹤跡撞着舊主人的是非出來呆呆坐守門
房不敢出外過了兩個月餘只是如此上官翁曉得
他野性已收了忽一日叫一个人擎一封銀子與他
說道主母生日衆人多有賞說你管門沒事賞你一
錢銀子買酒喫公子接了想一想這日正是前邊妻
子的生辰思量在家富盛之時多少門客來作賀喫

酒興頭今却在別人家了，不覺淒然淚下，藏着這包銀子，不捨得輕用。隔幾日，又有個人走出來道：主母喚你後堂說話。公子喫一驚道：張三翁前日說他羞見我面，叫我不要露形，怎麼如今喚我說話起來？我怎生去相見得？又不好推故，只得隨着來人，一步步走進中堂，只見上官氏坐在裏面，儼然是主母尊嚴。公子不敢擡頭，上官氏道：但見說管門的姓姚，不曉得就是你，你是富公子，怎在此與人守門？說得公子羞慚滿面，做聲不得。上官氏道：念你看門勤謹，賞你一封銀子，買衣服穿去。丫鬟遞出來，公子稱謝受了。

上官氏分付原叫領了門房中來，公子到了房中，拆開封筒一看，乃是五錢足紋，心中喜歡，把來與前次生日裏賞的一錢，并做一處包好，藏在身邊。就有一班家人來與他慶鬆，哄他拿出些來買酒喫。公子不肯，眾人又說：不好，獨難爲他一個。我們大家湊些，打個平火。公子捏着銀子道：錢財是難得的，我藏着後來有用處。這樣閒好漢，再不做了。眾人強他不得，只得散了。一日黃昏時候，一個丫鬟走來說道：主母叫他進房中來，問舊時說話。公子不肯道：夜晚間不是說話時節。我在此住得安穩，萬一有些風吹草動，不

要我管門起來趕出去，就是個死，我只是守着這斗室罷了。你與我回覆主母一聲，決不敢胡亂進來的。上官翁逐時叫人打聽，見了這些光景，曉得他已知苦辣了，遂又去挽那張三翁來看公子。公子見了，深謝他薦舉之德。張三翁道：「此間好過日子否？」公子道：「此間無憂衣食，吾可以老死在室內了。皆老丈之恩也。若非老丈，吾此時不知性命在那裏。只有一件喫了白飯閒過日子，覺得可惜。吾今積趙幾錢銀子，在身邊，不捨得用。老丈是好人，怎生教導我一個生利息的方法兒，或做些本等手業，也不枉了。」張三翁笑

果是深造
而得非易
易也

道：「你幾時也會得惜光陰，惜財物起來了。」公子也笑道：「不是一時學得的，而今曉得也遲了。」張三翁道：「此來單爲你有一親眷要來會你，故着我先來通知。」公子道：「我到此地位，親眷無一人理我了。那個還來要會我？」張三翁道：「有一個在此，你隨我來。」張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只見一個人在裏面，巍冠大袖，高視濶步，躡將出來。公子望去，一看見是前日的丈人。上官翁公子叫聲「阿也」，失色而走。張三翁趕上一把拉住，道：「是你的令岳，爲何見了就走？」公子道：「有甚麼面孔見他？」張三翁道：「自家丈人，有甚麼見不得？」公子道：

妻子多賣了、而今還是我的丈人、張三翁道、他見你有些務實了、原要把女兒妙招你公子道、女兒已是此家的主母、還有女兒在那里、張三翁道、當初是老漢做媒賣去、而今原是老漢做媒還你、公子道、怎麼還得張三翁道、痴騃子、大人家的女兒、豈肯再嫁人、前日恐怕你當真胡行起來、令岳叫人接了家去、只說嫁了、今住的、原是你令岳家的房子、又恐怕你凍餓、在外邊了、故着老漢設法了、你家來收拾在門房裏、今見你心性轉頭、所以替你說明、原等你夫妻完聚、這多是令岳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公子道、怪道

解鈴原是繫鈴人

住在此多時、只見說主母從不見甚麼主人出入、我守着老實、不敢窺探一些、豈知如此、就裏元來岳丈恁般費心、張三翁道、還不上前拜見他去、一手扯着公子走將進來、上官翁也奏將上來、撞着道、你而今記得苦楚、省悟前非了麼、公子無言可答、大哭而拜、上官翁道、你痛改前非、我把這所房子、與你夫妻兩個住下、再撥一百畝田、與你管運、做起人家來、若是飽煖之後、舊性復發、我即時逐你出去、連妻子也不許見面了、公子哭道、經了若干苦楚過來、今受了岳丈深恩、若再不曉得省改、真猪狗不值了、上官翁領

他進去與女兒相見，夫妻抱頭而哭，說了一會出來，謝了張三翁。張三翁臨去，公子道：「只有一件不乾淨的事，倘或舊主人尋來，怎麼好？」張三翁道：「那里甚麼舊主人？多是你令岳捏弄出來的。你只要好做人家，再不必別慮。公子方得放心，住在這房子裡，做了家主，雖不及得富盛之時，却是省喫儉用，勤心苦賦，衣食儘不缺了。記恨了日前之事，不容一個閒人上門。那賈清夫趙能武見說公子重新做起人家來了，合了一件來拜望他。公子走出來道：「而今有飯，我要自喫，與列位往來不成了。」賈清夫把些趣話來說說議議。

嘆事

警

論些簫管，趙能武又說某家的馬健，某人的弓硬，某處地方禽獸多，公子只是冷笑，臨了道：「兩兄看有似我前日這樣主顧也來作成我做一夥同去，賺他些兒。」兩人見說話不是頭，掃興而去。上官翁見這些人，又來歪纏，把來告了一狀，搜根剔齒，查出前日許多隱漏白占的田產來，盡歸了公子。公子一發有了家業，夫妻竟得溫飽而終，可見前日心性只是不曾喫得苦楚過。世間富貴子弟，還是等他曉得些稼穡艱難為妙。至于門下往來的人，尤不可不慎也。

貧富交情只自知

翟公何必署門楣

今朝敗子回頭日。

便是奸徒退運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終

拍案驚奇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

生死繇來一樣情，豈箕燃豈並根生。

存亡姊妹能相念，可笑闌牆親弟兄。

詩曰

話說唐憲宗元和年間有個侍御李十一郎名行脩妻王氏夫人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夫人有個幼妹端妍聰慧夫人極愛他常領他在身邊鞠養連行脩也十分愛他如自家養的一般一日行脩在族人處赴婚禮喜筵就在這家歇宿晚間忽做一夢夢見自身再娶夫人燈下把

新人認看不是別人，正是王夫人的幼妹，猛然驚覺，心裡甚是不快活。巴到天明，連忙歸家，進得門來，只見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悶坐着，將手頻頻拭淚。行脩問着不答，行脩便問家人道：「夫人爲何如此？」家人輩齊道：「今早當厨老奴在厨下自說，五更頭做一夢，夢見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夫人知道了，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行脩聽罷，毛骨聳然，驚出一身冷汗，想道：「如何與我所夢正合？他兩個是恩愛夫妻，心下十分不樂，只得勉強勸諭。夫人道：「此老奴顛顛倒倒，是個愚懵之人，其夢何足憑。」

准口裡雖如此說，心下因是兩夢不約而同，終久有些疑惑，只見隔不多幾日，夫人生出病來，累醫不效，兩月而亡。行脩哭得死而復甦，書報岳父王公、王公舉家悲慟，因不忍斷了行脩親誼，回書還答，便有把幼女續婚之意。行脩傷悼正極，不忍說起這事，堅意回絕了岳父。于時有個衛秘書衛隨，最能廣識天下奇人，見李行脩如此思念夫人，突然對他說道：「侍御懷想亡夫人如此深重，莫不要見他麼？」行脩道：「一死永別，如何能勾再見？」秘書道：「侍御若要見亡夫人，何不去問菟桑王老？」行脩道：「王老是何人？」秘書道：「不必

誠則必
矣

說破侍御只牢牢記着稠桑王老四字，少不得有相會之處。行脩見說得作怪，切切記之于心。過了兩三年，王公幼女越長成了，王公思念亡女，要與行脩續親，屢次着人來說。行脩不恁背了亡夫人，只是不從。此後除授東臺御史，奉詔出關，行次稠桑驛，驛館中先有勅使住下了，只得討個官房歇宿。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行脩聽得稠桑二字觸着，便自思想上，心道：莫不甚麼？王老正在此處，正要跟尋，間只聽得街上人亂嚷。行脩走到店門邊一看，只見一夥人團團圍住一個老者，你扯我扯，你問我問，纏得一個頭昏眼

眊。行脩問店主人道：這些人何故如此？主人道：這個老兒姓王，是個希奇的人，善談祿命，鄉里人敬他如神。故此見他走過，就纏住他問禍福。行脩想着衛秘書之言，道：元來果有此人，便叫店主人快請他到店相見。店主人見行脩是個出差御史，不敢稽延，撥開人叢，走進去扯住他，道：店中有個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請衆人見說，是官府請放開圍，讓他出來。一哄多散了，到店相見。行脩見是個老人，不要他行禮，就把想念亡妻，有衛秘書指引來求他的話，說了一遍。便道：不知老翁果有奇術，能使亡魂相見否？老人道：十

一即要見亡夫人就是今夜罷了。老人前走叫行脩打發開了左右引了他一路走入一個土山中又陞一個數丈的高坡坡側隱隱見有個叢林老人便住在路傍對行脩道十一郎可走去林下高聲呼妙子必有人應應了便說道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借妙子同看亡妻行脩依言走去林間呼着果有人應又依着前言說了少頃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走出來道九娘子差我隨十一郎去說罷便折竹二枝自跨了一枝一枝與行脩跨跨上便同馬一般快行勾三四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前有門女

子道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宮乃是賢夫人所居行脩依言趨至其處果見十數年前一個死過的丫頭出來拜迎請行脩坐下夫人就走出來涕泣相見行脩伸訴離恨一把抱住不放却待要再講歡會王夫人不肯道今日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妾之患若是不忘平日之好但得納小妹為婚續此姻親妾心願畢矣所要相見只此奉託言罷女子已在門外厲聲催叫道李十一郎速出行脩不敢停留含淚而出女子依前與他跨了竹枝同行到了舊處只見老人頭枕一塊石頭眠着正睡聽得脚步響曉得

是行脩到了走起來問道可如意麼行脩道幸已相
會老人道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依言送妙子
到林間高聲稱謝回來問老人道此是何等人老人
道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復引行脩到了
店中只見壁上燈盞熒熒槽中馬啖芻如故僕夫等
箇箇熟睡行脩疑道做夢却有老人尚在可証老人
當卽辭行脩而去行脩嘆異了一番因念妻言諄懇
纔把這段事情備細寫與岳丈王公從此遂續王氏
之婚恰應前日之夢正是

舊女壻爲新女壻 大姨夫做小姨夫

古來只有娥皇女英姊妹兩個一同嫁了舜帝其他
姊姊亡故不忍斷親續上小姨乃是世間常事從來
沒有個亡故的姊姊懷此心願在地下撮合完成好
事的今日小子先說此一段異事見得人生只有這
個情字至死不泯的只爲這王夫人身子雖死心中
還念着親夫恩愛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歡的一點
情不能忘所以陰中如此主張了其心願這個還是
做過夫婦多時的如此有情未足爲怪小子如今再
說一個不曾做親過的只爲不忘前盟陰中完了自
己姻緣又替妹子聯成婚事怪怪奇奇真真假假說

來好聽，有詩爲証。

還魂從古有，借體亦其常。

誰攝生人魄，先將宿願償。

這本話文，乃是元朝大德年間，揚州有個富人，姓吳，曾做防禦使之職，人都叫他做吳防禦，住居春風樓，側生有二女，一個叫名興娘，一個叫名慶娘，慶娘小興娘兩歲，多在襁褓之中，隣居有個崔使君，與防禦往來甚厚，崔家有子名曰興哥，與興娘同年所生，崔公卽求聘興娘爲子婦，防禦欣然相許，崔公以金鳳釵一隻爲聘禮，定盟之後，崔公合家多到遠方爲官

去了，一去一十五年，竟無消息回來，此時興娘已一十九歲，母親見他年紀大了，對防禦道：「崔家興哥一去十五年，不通音耗，今興娘年已長成，豈可執守前說，錯過他青春防禦道：「一言已定，千金不移，吾已許吾故人了，豈可因他無耗，便欲食言？」那母親終久是婦人家識見，見女兒年長無婚，眼中看不過意，日日與防禦絮聒，要另尋人家，興娘肚裡一心專盼崔生來到，再沒有二三的意思，雖是虧得防禦有正經，却看見母親說起激聒，便暗地恨命自哭，又恐怕父親被母親纏不過，一時更變起來，心中長懷着憂慮，只

可傷

願崔家郎早來得一日也好，眼睛幾望穿了，那里叫得崔家應，看看飯食減少，生出病來，沉眠枕席，半載而亡。父母與妹及合家人等多哭得發昏，章第十一。臨入殮時，母親手持崔家原聘這隻金鳳釵，撫屍哭道：此是你夫家之物，今你已死，我留之何益？見了徒增悲傷，與你戴了去罷。就替他插在髻上，蓋了棺。三日之後，擡去殮在郊外了。家裡設個靈座，朝夕哭奠。殮過兩個月，崔生忽然來到。防禦迎進，問道：郎君一向何處？尊父母平安否？崔生告訴道：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沒于任所。家母亦先亡了數年。小婿在彼守

尚恨事

喪，今已服除完了。殮葬之事，不遠千里，特到府上來完前約。防禦聽罷，不覺吊下泪來，道：小女與娘薄命，為思念郎君成病，於兩月前飲恨而終，已殮在郊外了。郎君便早到得半年，或者還不到得死的地步。今日來時，却無及了。說罷，又哭。崔生雖是不曾認識，與娘未免感傷。起來防禦道：小女殮事雖行，靈位還在。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也使他陰魂曉得你來了。噙着淚眼，一手拽了崔生，走進內房來。崔生擡頭看時，但見

紙帶飄搖，冥童綽約，飄搖紙帶，盡寫着梵字金言。

綽約冥童對捧着銀盆繡帽一縷爐烟常裊雙臺
燈火微熒影神圖画個絕色的佳人白木牌寫着
新亡的長女

不出不
哭

可痛之
景

崔生看見了靈座拜將下去防禦拍着桌子大聲道
興娘吾兒你的丈夫來了你靈魂不遠知道也未說
罷放聲大哭合家見防禦說得傷心一齊號哭起來
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連崔生也不知陪下了
多少眼淚哭罷焚了些楮錢就引崔生在靈位前拜
見了媽媽媽媽兀自哽哽咽咽的還了個半禮防禦
同崔生出到堂前來對他道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

遠今既來此可便在吾家住宿不要論到親情只是
故人之子即同吾子勿以興娘沒故自同外人即令
人替崔生搬將行李來收拾門側一個小書房與他
住下了朝夕看待十分親熱將及半月正值清明節
屆防禦念興娘新亡合家到他塚上掛錢祭掃此時
興娘之妹慶娘已是十七歲一同媽媽擡了轎到姊
姊坟上去了只畱崔生一個在家中看守大凡好人
家女眷出外稀少到得時節頭邊看見春光明媚巴
不得尋個事繇來外邊散心耍子今日雖是到興娘
新坟上心中懷着悽慘的却是荒郊野外桃紅柳綠



正是女眷們游耍去處，盤桓了一日，直到天色昏黑，方纔到家。崔生步出門外等候，望見女轎二乘來了，走在門左迎接。前轎先進，後轎至前，到生身邊經過，只聽得地下磚上鏗的一聲，却是轎中掉一件物事出來。崔生待轎過了，急去拾起來看，乃是金鳳釵一隻。崔生知是閨中之物，急欲進去納還，只見中門已閉。元來防禦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又各帶了些酒意，進得門，便把來關了。收拾睡覺，崔生也曉得這個意思，不好去叫得門，且待明日未遲。回到書房，把釵子放好在書箱中了。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

也要想

身孤苦，寄跡人門，雖然相待如子壻一般，終非久計。尋知如何是個結果，悶上心來，嘆了幾聲，上了床，止要就枕，忽聽得有人扣門響。崔生問道：「是那個不見？」回言：「崔生道是錯聽了。」方要睡下去，又聽得敲的畢畢剝剝。崔生高聲又問：「又不見聲響了。」崔生心疑，坐在床沿，正要穿鞋到門邊靜聽，只聽得又敲響了，却只不見則聲。崔生忍耐不住，立起身來，幸得殘燈未熄，重搽亮了，拿在手裡，開出門來一看，燈却明亮，見得明白，乃是十七八歲一個美貌女子，立在門外，看見門開，即便褰起布簾走將進來。崔生大驚，嚇得倒

此豈可
借耶

退了兩步那女子笑容可掬低聲對生道郎君不認
 得妾耶妾即興娘之妹慶娘也適纔進門時墜釵轎
 下故此乘夜來尋郎君曾拾得否崔生見說是小姨
 恭恭敬敬答應道適纔娘子乘轎在後果然落釵在
 地小生當時拾得即欲奉還見中門已閉不敢驚動
 畱待明日今娘子親尋至此即當持獻就在書箱取
 出放在桌上道娘子請拿了去女子出纖手來取釵
 插在頭上了笑嘻嘻的對崔生道早知是郎君拾得
 妾亦不必乘夜來尋了如今已是更闌時候妾身出
 來了不可復進今夜當借郎君枕席侍寢一宵崔生

大驚道娘子說那里話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小
 生怎敢胡行有污娘子清德娘子請回步誓不敢從
 命的女子道如今合家睡熟並無一個人知道的何
 不趁此良宵完成好事你我悄悄往來親上加親有
 何不可崔生道欲人不知莫若勿為雖承娘子美情
 萬一後邊有些風吹草動被人發覺不要說道無顏
 面見令尊傳將出去小生如何做得人成不是把一
 生行止多壞了女子道如此良宵又兼夜深我既寂
 寥你亦冷落難得這個機會同在一個房中也是一
 生緣分且顧眼前好事管甚麼發覺不發覺况妾自

能為郎君遮掩不至敗露郎君休得疑慮挫過了佳
期崔生見他言詞嬌媚美艷非常心裡也禁不住動
火只是想着防禦相待之厚不敢造次好像個小兒
放紙炮真個又愛又怕却待依從轉了一念又搖頭
道做不得做不得只得向女子哀求道娘子看令姊
與娘之面保全小生行止罷女子見他再三不肯自
覺羞慚忽然變了顏色勃然大怒道吾父以子侄之
禮待你畱置書房你乃敢于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
為我聲張起來去告訴了父親當官告你看你如何
折辨不到得輕易饒你聲色俱厲崔生見他反跌一

誰知正是令姊要緊

反跌法最妙

着放刀起來心裡好生惧怕想道果是老大的利害
如今既見在我房中了清濁難分萬一聲張被他一
口咬定從何分割不若且依從了他倒還未見得即
時敗露慢慢圖個自全之策罷了正是

抵羊觸藩

進退兩難

只得陪着笑對女子道娘子休要聲高既承娘子美
意小生但憑娘子做主便了女子見他依從回嗔作
喜道元來郎君恁地膽小的崔生閉上了門兩個解
衣就寢有西江月為証

旅館羈身孤客深閨皓齒韶容合歡裁就兩情濃

百顧眼

好對嬌鸞鵲鳳。○認道良緣輻輳。誰知啞謎包籠。新人魂夢雨雲中。還是故人情重。

兩人雲雨已畢。真是千恩萬愛。歡樂不可名狀。將至天明。就起身來。辭了崔生。閃將進去。崔生雖然得了些甜頭。心中只是懷着個鬼胎。戰兢兢的。只怕有人曉得。幸得女子來踪去跡。甚是秘密。又且身子輕捷。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只在門側書房。私自往來快樂。並無一個人知覺。將及一月有餘。忽然一晚對崔生道。妾處深閨。郎處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將

妾拘繫于內。郎趕逐于外。在妾便自甘心。却累了郎之清德。妾罪大矣。須與郎從長商議。一個計策便好。崔生道。前日所以不敢輕從。娘子專爲此也。不然人非草木。小生豈是無情之物。而今事已到此。還是怎的好。女子道。依妾愚見。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覺。先自雙雙逃去。在他鄉外縣。居住了。深自斂藏。方可優游借老。不致分離。你心下如何。崔生道。此言固然有理。但我目下零丁孤苦。素少親知。雖要逃亡。還是向那邊去好。想了想。又想猛然省起來道。曾記得父親在日。常說有個舊僕金榮。乃是信義的人。見居鎮江呂城。

倘推將
如之何
非萬全
策也

賴其忠
厚若止

以耕種爲業家道從容今我與你兩個前去接他他
有舊主情分必不拒我況且一條水路直到他家極
是容易女子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今夜就走罷商
量已定起個五更收拾停當了那個書房即在門側
開了甚便出了門就是水口崔生走到船幫裡叫了
一隻小划子船到門首下了女子隨即開船徑到瓜
洲打發了船又在瓜洲另討了一個長路船渡了江
進了潤州奔丹陽又四十里到了呂城泊住了船上
岸訪問一個村人道此間有個金榮否村人道金榮
是此間保正家道殷富且是做人忠厚誰不認得你

子殷富
不可仗

問他則甚崔生道他與我有些親特來相訪有煩指
引則個村人把手一指道你看那邊有個大酒坊間
壁大門就是他家崔生問着了心下喜歡到船中安
慰了女子先自走到這家門首一直走進去金保正
聽得人聲在裡面踱將出來道是何人下顧崔生上
前施禮保正問道秀才官人何來崔生道小生是楊
州府崔公之子保正見說了楊州崔三字便喫一驚
道是何官位崔生道是宣德府理官今已亡故了保
正道是官人的何人崔生道正是我父親保正道這
等是衙內了請問當時乳名可記得麼崔生道乳名

難得

叫做興哥保正道說起來是我家小主人也推崔生
 坐了納頭便拜問道老主人幾時歸天的崔生道今
 已三年了保正就走去撥張椅桌做個虛位罵一神
 主牌放在桌上磕頭而哭哭罷問道小主人今日何
 故至此崔生道我父親在日曾聘定吳防禦家小娘
 子與娘保正不等說完就接口道正是這事老僕曉
 得的而今想已完親事了麼崔生道不想吳家興娘
 為盼望吾家音信不至得了病症我到得吳家死已
 兩月吳防禦不忘前盟欸畱在家喜得他家小姨慶
 娘為親情顧盼私下成了夫婦恐怕發覺要個安身

惠厚之
 僕能以
 薄行而
 拒又如
 之何

難得

之所我沒處接遶想着父親在時曾說你是忠義之
 人住在呂城故此帶了慶娘一同來此你既不忘舊
 主一力周全則箇金保正聽說罷道這箇何難老僕
 自當與小主人分憂便進去喚嬖嬖出來拜見小主
 人又叫他帶了丫頭到船邊接了小主人娘子起來
 老夫妻兩個親自灑掃正堂鋪疊床帳一如待主翁
 之禮衣食之類供給周備兩個安心住下將及一年
 女子對崔生道我和你住在此處雖然安穩却是父
 母生身之恩竟與他永絕了畢竟不是箇收場心裡
 也覺過不去崔生道事已如此說不得了難道還好

金瓶梅

卷二十三

十四

尚友堂

去相見得女子道起初一時間做的事萬一敗露父母必然見責你。我離合尚未可知。思量永久完聚除了一逃再無別着。今光陰似箭已及一年。我想愛子之心人皆有之。父母那時不見了我。必然捨不得的。今日若同你回去。父母重得相見。自覺喜歡。前事必不記恨。這也是料得出的。何不拚箇老臉。雙雙去見他一面。有何妨碍。崔生道。丈夫以四方爲事。只是這樣潛藏在此。原非長筭。今娘子主見如此。小生拚得受岳丈些罪責。爲了娘子。也是甘心的。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家素有門望。料沒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

何必如此
婉轉

嫁別人之理。况有令姊舊盟。未完重續前好。正是應得。只須陪些小心。往見元自。不妨。兩人計議已定。就央金榮討了一隻船。作別了金榮。一路行去。渡了江。進瓜洲。前到揚州地方。看看將近防禦家。女子對崔生道。且把船歇在此處。未要竟到門口。我還有話和你計較。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問女子道。還有甚麼說話。女子道。你我逃竄一年。今日突然雙雙往見。幸得容恕。千好萬好了。萬一怒發。不好收場。不如你先去見見。看着喜怒。說箇明白。大約沒有變卦了。然後等他來接我上去。豈不婉轉些。我也覺得有顏采。我

好開目

崔生可謂惟命是從

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崔生道娘子見得不差我先去見便了跳上了岸正待舉步女子又把手招他轉來道還有一說女子隨人私奔原非美事萬一家中忌諱故意不認帳起來的事也是有的須要防他伸手去頭上拔那隻金鳳釵下來與他帶去道倘若言語支吾將此釵與他們一看便推故不得了崔生道娘子恁地精細接將釵來袋在袖裡了望着防禦家裡來到得堂中傳進去防禦聽知崔生來了大喜出見不等崔生開口一路說出來道向日看待不周致郎君住不安穩老夫有罪幸看先君之面勿責老夫

崔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又不好直說口裡只稱小婿罪該萬死叩頭不止防禦倒驚駭起來道郎君有何罪過口出此言快快說個明白免老夫心裡疑惑崔生道是必岳父高擡貴手恕着小婿小婿纔敢出口防禦說道有話但說通家子侄有何嫌疑崔生見他光景是喜歡的方纔說道小婿蒙令愛慶娘不棄一時間結了私盟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誠恐得罪非小不得已夤夜奔逃潛匿村墟經今一載音容久阻書信難傳雖然夫婦情深敢忘父母恩重今日謹同令愛到此拜訪伏望察其



深情饒恕罪責恩賜諧老之歡永遂于飛之願岳父
不失爲溺愛小婿得完美室家實出萬幸只求岳父
憐憫則箇防禦聽罷大驚道郎君說的是甚麼話小
女慶娘臥病在床經今一載茶飯不進轉動要人扶
靠從不下床一步方纔的話在那里說起的莫不見
鬼了崔生見他說話心裡暗道慶娘真是有見識果
然怕玷辱門戶只推說病在床上遮掩着外人了便
對防禦道小婿豈敢說謊目今慶娘見在船中岳父
叫個人去接了起來便見明白防禦只是冷笑不信
却對一個家僮說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與

同來的是什麼人却認做我家慶娘子豈有此理家
僮走到船邊向船內一望艙中悄然不見一人問着
船家船家正低着頭稍上喫飯家僮道你艙裡的人
那里去了船家道有個秀才官人上岸去了畱個小
娘子在艙中適纔看見也上去了家僮走來回覆家
主道船中不見有甚麼人問船家說有個小娘子上
了岸了却是不見防禦見無影響不覺怒形于色道
郎君少年當誠實些何乃造此妖妄誣玷人家閨女
是何道理崔生見他發出話來也着了急急忙袖中
摸出這隻金鳳釵來進上防禦道此郎今愛應娘之

物可以表信，豈是脫空說的防禦？接來看，了大驚道：此乃吾亡女與娘殞殮時戴在頭上的釵，已殉葬多時了，如何得在你手裡？奇怪！奇怪！崔生却把去年墳上女轎歸來，轎下拾得此釵。後來慶娘因尋釵夜出，遂得成其夫婦，恐怕事敗，同逃至舊僕金榮處，住了一年，方纔又同來的說話，備細述了一遍。防禦驚得呆了，道：慶娘見在房中床上臥病，郎君不信，可以去看看，得的如何說得如此有枝有葉？又且這釵如何得出世？真是蹊蹺的事，執了崔生的手，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証辨真假，却說慶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下

有挾而

地不得，那日外廂止在疑惑之際，慶娘托地在床上走將起來，竟望堂前奔出。家人看見奇怪，同防禦的嫵嫵一闕的都隨了出來，嚷道：一向動不得的，如今忽地走將起來，只見慶娘到得堂前，看見防禦，便拜防禦，見是慶娘，一發喫驚道：你幾時走起來的？崔生心裡還暗道：是船裡走进去的。且聽他說甚麼？只見慶娘道：兒乃與娘也，早離父母，遠殞荒郊，然與崔郎緣分未斷，今日來此，別無他意，特為崔郎方便，要把愛妹慶娘續其婚姻。如肯從兒之言，妹子病體當即痊愈。若不肯兒去，妹也死了，合家聽說，個個驚駭。

看他身體面龐是慶娘的聲音舉止却是與娘都曉得是亡魂歸來附體說話了防禦正色責他道你既已死了如何又在人世妄作胡為亂惑生人慶娘又說着與娘的話道兒死去見了冥司冥司道兒無罪不行拘禁得屬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箋奏兒以世緣未盡特向夫人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妹子向來的病也是見假借他精魄與崔郎相處來今限滿當去豈可使崔郎自此孤單與我家遂同路人所以特來拜求父母是必把妹子許了他續上前姻兒在九泉之下也放得心下了防禦夫妻見他言

有婦人

新官對
舊官笑
暗俱不
敢

詞哀切便許他道吾兒放心只依着你主張把慶娘嫁他便了興娘見父母許出便喜動顏色拜謝防禦道多感父母肯聽兒言兒安心去了走到崔生面前執了崔生的手哽哽咽咽哭起來道我與你恩愛一年自此別了慶娘親事父母已許我了你好作嬌客與新人歡好時節不要竟忘了我舊人言畢大哭崔生見說了來踪去跡方知一向與他同住的乃是興娘之魂今日聽罷叮嚀之語雖然悲切明知是小姨身體又在衆人面前不好十分親近得只見興娘的魂語分付已罷大哭數聲慶娘身體驀然倒地衆人

驚惶前來，看時口中已無氣了。摸他心頭，却溫溫的。急把生姜湯灌下，將有一箇時辰，方醒轉來。病體已好，行動如常。問他前事，一毫不曉得。人叢之中，舉眼一看，看見崔生站在裡頭，急急遮了臉，望中門奔了進去。崔生如夢初覺，驚疑了半日，始定防禦，就揀箇黃道吉日，將慶娘與崔生合花燭之夜。崔生見過慶娘，慣的，且是熟分。慶娘却不分認得崔生的，老大羞慚，真箇是

一個閨中弱質，與新郎未經半牖交談，一個旅邸故人，共嬌面曾做一年相識，一個只覺耳畔聲音。

稍異面目，無差一個。但見眼前光景，皆新心胆尚怯。一個還認蝴蝶夢中尋故友，一個正在海棠枝上試新紅。

却說崔生與慶娘定情之夕，只見慶娘含苞未破，元紅尚在，仍是處子之身。崔生悄地問他道：「你令姊借你的身體，陪伴了我一年，如何你身子還是好好的？」慶娘怫然不悅道：「你自撞見了姊姊鬼魂，做作出來的，干我甚事？」說到，我身上來。崔生道：「若非令姊多情，今日如何能勾與你成親？」此恩不可忘了。慶娘道：「這箇也說得是。萬一他不明不白，不來周全此事，借我

此叙何
忍賣之
其酸甚忍

的名頭出了我借多時醜我如何做得人成只你心
裡到底認是我隨你逃走了的豈不羞死人今幸得
他有靈完成你我的事也是他十分情分了次日崔
生感興娘之情不已思量薦度他却身邊無物只
得就將金鳳釵到市上貨賣賣得鈔二十錠盡買香
燭楮錠賣到瓊花觀中命道士建籙三晝夜以報恩
德籙事已畢崔生夢中見一個女子來到崔生却不
認得女子道妾乃興娘也前日是假妹子之形故郎
君不曾相識却是妾一點靈性與郎君相處一年了
今日郎君與妹子成親過了妾所以纔把真面目與

郎相見遂拜謝道蒙郎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
深感佩小妹慶娘稟性柔和郎好看覷他妾從此別
矣崔生不覺驚哭而醒慶娘枕邊見崔生哭醒來問
其緣故崔生把興娘夢中說話一一對慶娘說慶娘
問道你見他如何模樣崔生把夢中所見容貌備細
說來慶娘道真是我姊也不覺也哭將起來慶娘再
把一年中相處事情細細問崔生崔生逐件和慶娘
備說始末根繇果然與興娘生前情性光景無二兩
人感嘆奇異親上加親越然過得和睦了自此興娘
別無影響要知只是一箇情字爲重不忘崔生做出

許多事體來，心願既完，便自罷了。此後崔生與慶年年到他墳上拜掃，後來崔生出仕，討了前妻遺命三人合葬，曾有四句口號道着這本話：

大姊精靈
到得圓成

小姨身體
無此無神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三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四

菴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譚前因後果

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要知來世因 今生作者是

經云

話說南京新橋有一人姓丘，字伯臯，平生忠厚志誠，奉佛甚謹，性喜施捨，不肯妄取人一毫一釐。最是个公直有名的人。一日獨坐在家內屋簷之下，朗聲誦經。忽然一個人背了包裹，走到面前來，放下包裹，在地向伯臯作一個揖道：「借問老丈一聲，伯臯慌忙還禮道：「有甚話？」那人道：「小子是今浙江人，在湖廣做買

賣來到此地要尋這里一个丘伯臯不知住在何處、
伯臯道、足下問彼住處、敢是與他舊相識麼、那人道、
一向不曾相識、只是江湖上聞得這人是个長者、忠
信可托、今小子在途路間有些事體、要干累他、故此
動問、伯臯道、在下便是、丘伯臯、足下既是遠來相尋、
請到裡面來細講、立起身來、拱進堂內、坐定、問道、足
下高姓、那人道、小子姓南、賤號少營、伯臯道、有何見
托、少營道、小子有些事體、要到北京會一个人、兩月
後可回了、手插着包裹道、這裡頭頗有些東西、今單
身遠走路、上干係、欲要寄頓停當、方可起程、世上的

看得透

人、便是親眷朋友、最相好的、撞着財物交關、就未必
保得心腸不變、一路聞得吾丈大名、是分毫不苟的
人、所以要將來寄放在此、安心北去、回來叩領、即此
便是干累老丈之處、別無他事、伯臯道、這個當得、但
請足下封記停當、安放舍下、只管放心自去、萬無一
失、少營道、如此多謝、當下依言、把包裹封記好了、交
與伯臯、拏了進去、伯臯見他是遠來的人、整治酒飯
待他、他又要置辦上京去的幾件物事、未得動身、伯
臯就留他家裡住宿兩晚、方纔別去、過了兩個多月
不見他來、看看等至一年有餘、杳無音耗、伯臯問着

非來的浙江人，沒有一個曉得他的，要差人到浙江問他家里，又不曉得他地頭住處，相遇着浙人，便問南少營，全然無人認得。伯臯道：「這椿未完事，如何是了？沒計奈何。」巷口有一卜肆，甚靈，特去問卜一卦。那占卦的道，卦上已絕生氣，行人必應沉沒在外，不得回來。伯臯心下委決不開，歸來與妻子商量。道：「前日這人與我素不相識，忽然來寄此包裹，今一去不來，不知包內是甚麼東西，意欲開來看一看。」這人道：「我忠厚可托，故一面不相識，肯寄我處，如何等不得他來？欲待不看，心下疑惑，不過我想：只不要動他原物。」

若真介守者，弄此看亦多。

便看一看，想也無害。妻子道：「自家沒有欺心，便是看何妨？取將出來，覺得沉重，打開看時，多是黃金白銀，約有千兩之數。」伯臯道：「原來有這些東西在這裡，爲何却不來了？」啟卦的說：「卦上已絕生氣，莫不這人歿了，所以不來。」我而今有個主意，在他包裡取出五十金來，替他廣請高僧，做一壇佛事，祈求佛力保佑。他早早回來，倘若真個死了，求他得免罪苦，早早受生，也是我和他相與一番受寄多時，盡了一片心，不便是這樣埋沒了他的妻子。道：「若這人不歿，來時節動了他五十兩，怎麼回他？」伯臯道：「我只把這實話對。」

世覺多事

二亥驚奇 卷二十四 三
他講說是保佑他回來的，難道怪我不成，十分不認帳，我填還他也罷了。佛天面上那裡是使了屈錢處，算計已定，果然請了幾眾僧人做了七晝夜功果，伯臯是致誠人，佛前至心祈禱，願他生得早歸，歿得早脫，功果已罷，又是幾時不見音信，眼見得南少營不來了，伯臯雖無貪他東西念頭，却沒個還處，自佛事五十兩之外，已此是入己的財物，伯臯心裡常懷着不安，日遠一日，也不以為意了。伯臯一向無子，這齋佛事之後，其妾即有姪孕，明年生下一男，眉目疎秀，甚覺可喜。伯臯夫妻十分愛惜，養到五六歲，送他上

學取名丘俊，豈知小聰明甚有，見了書就不肯讀，只是賴學，到得長大來，一發不肯學好，專一結識一班無賴子弟，闖賭行中，一溜撒漫使錢，戒訓不下鄉里人，見他如此作為，盡皆嘆息道：「丘伯臯做了一世好人，生下後代，乃是敗子，天沒眼睛，好善無報如此。」過了幾時，伯臯與他娶了妻，生有一子，指望他漸漸老成，自然收心，不匡丘俊有了妻兒，越加狂肆，連妻兒不放在心上，弄着不管，終日只是三街兩市和着酒肉朋友串哄，非賭即闖，整個月不回家來，便是到家無非是取錢鈔要當頭。伯臯氣忿不過，一日伯臯

出外去思量他在家非爲哄他回來鎖在一間空室
裡頭團團多是牆壁只留着一個圓洞放進飲食就
是生了雙翅也沒處飛將出來伯臯去了多時丘俊
坐在房裡真如圜圖一般其大娘甚是憐他恐怕他
愁苦壞了一日早起走到房前在壁縫中張他一張
看他在裡面怎生光景不看萬事全休只這一看那
一驚非小可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一桶雪水來、

丘俊的大娘看見房裡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樣喫了
一驚仔細看時儼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少營

大娘認得明白不敢則聲嘿嘿歸房恰好丘伯臯也
回來妻子說着怪異的事伯臯猛然大悟道是了是
了不必說了原是他的東西我怎管得他浪費枉做
冤家登時開了門放了丘俊出來聽他仍舊外邊浮
浪快活不多幾時酒色淘空的身子一口氣不接無
病而歿伯臯算算所費恰正是千金的光景明曉得
是因果不十分在心上只收拾孫子過日望他長成
罷了後邊人議論丘俊是南少營的後身來取這些
寄下東西的不必說了只因丘伯臯是個善人故來
與他家生下一孫衍着後代天道也不爲差但只是

如此忠厚長者，明受人寄頓，又不曾貪謀了他的，還要填還本人，還得盡了本休，何況實負欠了人，強要人的打點受用，天豈容得你過，所以冤債相償因果的事，說他一年也說不了，小子而今說一個沒天理的，與看官們聽一聽。

錢財本有定數，莫要欺心胡做，試看古往今來，只是一本帳簿。

却說元朝至正年間，山東有一人姓元，名自實，田庄為生，家道豐厚，性質愚鈍，不通文墨，却也忠厚認真。文墨一句說話，兩個半句的人，同里有个姓繆的千戶與

豈知偏是
做官的要
類人

他從幼往來相好，一日繆千戶選授得福建地方官職，收拾赴任，缺少路費，要在自實處借銀三百兩，自實慨然應允，繆千戶寫了文券送過去，自實道：「通家至愛，要文券做甚麼？」他日還不還在你心裡，你去做官的人，料不賴了我的。此時自實恃家私有餘，把這幾兩銀子也不放在心上，竟自不收文券，如數交與他去。繆千戶自去上任了，真是事有不測。至正末年，間山東大亂，盜賊四起，自實之家被羣盜劫掠一空，所剩者田地屋宇，兵戈擾攘中，又變不出銀子來，戀着住下，又恐性命難保，要尋个好去處避兵，其時福

建被陳友定所據，七郡地方獨安然無事。自實與妻子商量道：「目今滿眼兵戈，只有福建平靜，況繆君在彼爲官，可以投托。但道途阻塞，人口牽連，行動不得。莫若尋个海船搭了他，繇天津出海，直趨福州，一路海洋可以徑達，便可挈家而去了。」商量已定，收拾了些零剩東西，載了一家上了海船。看了風訊開去，不則幾時，到了福州地面。自實上岸，先打聽繆千戶消息。見說繆千戶正在陳友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庭赫奕，自實喜之不勝，道是來得着了。匆忙之中，未敢就去見他，且回到船裡，對妻子說道：「問着了。」

繆家他正在這裡興頭，便是我們的造化了。大家歡喜，自實在福州城中賃下了一個住居，接妻子上來。安頓行李停當，思量要見繆千戶，轉一個念頭道：「一路受了風波，顏色憔悴，衣裳藍襖，他是興頭的時節，不要討他鄙賤，還宜從容爲是。」住了多日，把冠服多整飾齊楚，面龐也養得黑色退了。然後到門求見。門上人見是外鄉人，不肯接帖，問其來繇，說是山東門上人道：「我們本官最怕鄉里來纏，門上不敢稟得，怕惹他惱燥，等他出來，你自走過來覲面見他，須與吾們無干。」他只這個時節出來，快了。自實依言站着等。

候果然不多一會，繆千戶騎着馬出來拜客。自實走到馬前，躬身打拱。繆千戶把眼看別處，毫釐不像認得的。自實急了，走上前去，說了山東土音，把自己姓名大聲叫喊。繆千戶聽得，只得抖擻住了馬，認一認，假作喫驚道：「元來是我鄉親，失瞻失瞻。」下馬來作了揖，拉了他轉到家裡來，叙了賓主坐定，一杯茶罷，千戶自立起身來道：「適間正有小事要出去，不得奉陪。且請仁兄回寓，來日薄具小酌奉請過來。」叙自實不曾說得甚麼，沒奈何，且自別過。等到明日，千戶着個人擎了一個單帖來請自實。自實對妻子道：「今日

請我，必有好意，歡天喜地，不等再邀，跟着就走到了衙內。千戶接着，自實只說道：「長久不見，又遠來相投，怎生齊整待他。」誰知千戶意思甚澹，草草酒菓三杯，說些地方上大槩的話，畧畧問問家中兵戈光景，親眷存亡之類，毫釐不問着自實爲何遠來，家業興廢，若何比及。自實說着遭劫逃難，苦楚不堪，千戶聽了，也只如常，並無驚駭憐恤之意。至于借銀之事，頭也不提起，謝也不謝一聲。自實幾番要開口，又想道：「剛到此地，初次相招，怎生就說討債之事，萬一冲撞了他，不好意思，只得忍了出門。」到了下處，旅寓荒涼，柴

米窘急，妻子問說：何不與繆家說說前銀，也好討些來救急。自實說：初到不好啟齒，未曾說得的緣故。妻子怨悵道：我們萬里遠來，所幹何事，專爲要投託繆家，今特特請去一番，却只貪着他些微酒食，碍口識羞，不把正經話提起。我們有甚麼別望，頭在那里，自實被埋怨得，不耐煩，躊躇了一夜。次日早起，就到繆千戶家去求見。千戶見說自實到來，心裡已有幾分不像意了，免不得出來見他，意恩甚倦，叙得三言兩語，做出許多勉強支吾的光景出來。自實只得自家開口道：在下家鄉遭變，拚了性命，挈家海上遠來，所

仗惟有兄長，今日有句話，不揣來告千戶，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不必兄說，小弟已知。向者承借路費，于心不忘，雖是一宦蕭條，俸入微薄，恰是故人遠至，豈敢辜恩。兄長一面將文券簡出來，小弟好照依數目，打點陸續奉還。看官你道：此時繆千戶肚裏，豈是忘記了當初借銀之時，並不曾有文券的，只是不好當面賴得，且把這話做出推頭，等他拿不出文券來，便不好認真催逼。此乃負心人起賴端的圈套處。自實是個老實人，見他說得蹊蹺了，喫驚道：君言差矣。當初鄉里契厚，開口就相借，從不曾有甚麼文契。今日

好欺口角
令人啼笑
不得

怎麼說出此話來，千戶故意粧出正經面孔來道：豈有是理，債負往來，全憑文券，怎麼說個沒有，或者兵火之後，君家自失去了，容或有之，然既與兄舊交，而今文券有無，也不必論，自然處來還兄，只是小弟也在不足之鄉，一時性急，不得從容些箇，勉強措辦，纔妙。自實聽得如此說了一時，也難相逼，只得唯唯而出一路，想他說話古怪，明是欺心光景，却是既到此地，不得不把他來作傍，他適纔也還有從容處，還的話，不是絕無生意的，還須忍耐幾日，再去求他，只是我當初要好的，不是而今權在他人之手，就這般煩

難了，歸來與妻子說知，大家嘆息了一回，商量還是求他爲是，只得挨着面皮，走了幾次，常只是這些說話，推三阻四，一千年也不賴，一萬年也不還，耳朶裡時時好聽，並不見一分遞過手裡來，欲待不走時，又別無生路，自實走得一個不耐煩，正所謂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自實枉自奔波多次，竟無所得，日挨一日，倏忽半年，看看已近新正，自實客居蕭索，合家嗷嗷，過歲之計，分毫無處，自實沒奈何了，只得到繆家去見了千戶，一頭哭，一頭拜，將下去道：望兄長救吾性命，則个千

戶用手扶起道、何至于此、自實道、新正在邇、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一粒粟、如何過得日子、向者所借銀兩、今不敢求還、任憑尊意、應濟多少、一絲一毫、盡算是尊賜罷了、就是當時無此借貸一項、今日故人之誼、也求憐憫一些、說罷大哭、千戶見哭得慌了也、此一念也、有些不安、把手指數一數道、還有十日、方是除夜、兄長可在家專待、小弟分些祿米、備些柴薪之費、送到貴寓、以為兄長過歲之資、但勿以輕微為怪、便見相知、自實窮極之際、見說肯送些東西了、心下放掉了、好些道、若得如此、且延殘喘到新年、便是盛德無盡、

歡喜作別、臨別之時、千戶再三叮囑道、除夕惡、在此、切勿他往、只在貴寓等着、便是、自實領諾、歸到寓中、把千戶之言對妻子說、了一家安心、到了除日、清早就起來、坐在家裏等候、欲要出去尋些過年物事、又恐怕一時錯過、心裏還想等有些錢鈔到手了、好去運動、呆等着、心腸扒將出來、叫一个小廝站在巷口、看有甚麼動靜、先來報知、去了一會、小廝奔來道、有人挑着米來了、自實急出門一看、果然一个擔夫挑着一擔米、一个青衣人前頭拿了帖兒走來、自實認道是了、只見走近門邊、擔夫並無歇肩之意、那个青衣人

也徑自走過了、自實疑心道、必是不認得吾家、錯走過了、連忙叫道、在這裡、可轉來、那兩個並不回頭、自實只得趕上前去、問青衣人道、老哥送禮到那里去的、青衣人把手中帖與自實看道、吾家主張員外送米與館賓的、你問他則甚、自實情知不是、佯佯走了、轉來又坐在家裡一會、小廝又走進來道、有一個公差打扮的、肩上馱了一肩錢走來了、自實到門邊探頭一望道、這番是了、只見那公差打扮的、經過門首、脚步不停、更跑得緊了些、自實越加疑心、跑上前問時公差答道、縣裡知縣相公送這些錢與他鄉里過

風聲雀喚

節的、自實又見不是、心裡道、別人家多紛紛送禮、要見只在今日這一日了、如何我家的偏不見到、自實心裡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身子好像鐵盤上螞蟻、一霎也站脚不住、看看守到下午、竟不見來、落得探頭探腦、心猿意馬、這一日、一件過年的東西、也不買得到、街前再看家家戶戶、多收拾起買賣、開店的多關了門、只打點過新年了、自實反爲繆家所誤、粒米束薪、家裡無備、妻子只是怨悵啼哭、別人家歡呼暢飲、爆竹連天、自實攢眉皺目、淒涼相對、自實越想越氣、雙脚亂跳、大罵負心的狠賊、害人

到這個所在，一憤之氣，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來，在磨石上磨得雪亮。對妻子道：「我不殺他，不能雪這口氣。」我揜着這命抵他，好友三推六問，也還遲死幾時。明日絕早清晨，等他一出門來，斷然結果他了。妻子勸他且耐性，自實那里案納得下，捏刀在手，坐到天明。雞鳴鼓絕，逕望繆家門首而去。且說這條巷中間，有一個小菴，乃自實家裏到繆家必遊之路。菴中有一道者，號軒轅翁，年近百歲，是個有道之士。自實平日到繆家時，經過此菴，每走到裡頭歇足，便與菴主軒轅翁叙一會閒話，往來既久，遂成熟識。此日是正

月初一日元旦，東方將動，路上未有行人。軒轅翁起來開了門，將一張桌當門放了，點上兩枝蠟燭，朝天拜了四拜，將一卷經攤在桌上，中間燒起一爐香，對着門坐下，朗聲而誦，誦不上一兩板，看見街上天光熹微，中一個人當前走過，甚是急遽，認得是元自實。因為怕斷了經頭，繇他自去，不叫住他。這個老人家道：「眼清明，看元自實在前邊，一面走，後面却有許多人跟着，仔細一看，那里是人，乃是奇形異狀之鬼，不計其數，跳舞而行，但見

或握刀劍

或執稚鑿

披頭露體

勢甚兇惡

軒轅翁住了經不念口裡叫聲道怪哉把性定一回重把經念起不多時見自實復走回來脚步懶慢軒轅翁因是起先詫異了嘿嘿看他自走不敢叫破自實走得過又有百來個人跟着在後軒轅翁着眼細看此番的人多少比前差不遠却是打扮大不相同盡是金冠玉珮之士但見

或挈幢蓋

或舉旌旛

和容悅色

意甚安閒

軒轅翁驚道這却是甚麼緣故歲朝清早所見如此

善惡之相
即自巳神
識變現

必是元生死了適間乃其陰魂故到此不進門來相從的多是神鬼然惡往善歸又怎麼解說心下狐疑未決一面把經誦完了急急到自實家中訪問消耗進了元家門內不聽得裡邊動靜咳嗽一聲叫道有客相拜自實在裡頭走將出來見是個老人家新年初一相拜忙請坐下軒轅翁說了一套隨俗的吉利話便問自實道今日絕清早足下往何處去去的時節甚是匆匆回來的時節甚是緩緩其故何也願得一聞自實道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不好告訴得老丈軒轅翁道但說何妨自實把繆千戶當初到任借

他銀兩而今來取只是推托希圖混賴及年晚哄送錢米竟不見送以致狼狽過年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軒轅翁也頓足道這等恩將仇報其實可恨這人必有天報足下今日出門打點與他尋鬧麼自實道不敢欺老丈昨晚委實氣了一晚喫虧不過把刀磨快了巴到天明意要往彼門首等他清早出來一刀刺殺了以雪此恨及至到了門首再想一想他固然得罪于我他尚有老母妻子平日與他通家往來的他們須無罪不爭殺了千戶一人他家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鄉了思量自家一門流落之苦如此

此念便是
作之端

難堪怎忍叫他家也到這地位寧可他負了我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所以忍住了這口氣慢慢走了來心想未定不曾到老丈處奉拜得却教老丈先降得罪得罪軒轅翁道老漢不是來拜年其實有樁奇異要到宅上奉訪今見足下訴說這個緣故當與足下稱賀了自實道有何可賀軒轅翁道足下當有後祿適間之事神明已知道了自實道怎見得軒轅翁道方纔清早足下去時節老漢看見許多兇鬼相隨回來時節多換了福神老漢因此心下奇異今見足下所言如此乃知一念之惡兇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

世人着眼

二亥

卷二十四

十四

尚友堂

便臨如影隨形一毫不爽暗室之內造次之間萬不可萌一毫惡念造罪損德的足下善念既發鬼神必當嘿佑不必愁恨了自實道雖承老丈勸慰只是受了負心之騙一个新歲錢米俱無光景難堪既不殺得他自家尋个死路罷也羞對妻子了軒轅翁道休說如此短見的話老漢菴中尚有餘糧停會當送些過來權時應用切勿更起他念自實道多感多感軒轅翁作別而去去不多時果然一个道者領了軒轅翁之命送一挑米一貫錢到自實家來自實枯渴之際只得受了轉托道者致謝菴主道者去後自實展

不能殺之
陽而求理
于陰可憐
可憐安得
陰中無主
者乎

轉思量此翁與我向非相識尚承其好意如此耐繆千戶負欠了我的反一毛不拔本爲他遠來相投今失了望後邊日子如何過得我要這性命也沒幹況且此恨難消據軒轅翁所言神鬼如此之近我陽世不忍殺他何不尋个自盡到陰間告理他去必有伸訴之處遂不與妻子說破竟到三神山下一个八角井邊歎了一口氣仰天喊道皇天有眼我元自實被人賴了本錢却教我死于非命可憐可憐說罷撲通的跳了下去自實只道是水渰將來立刻可死誰知道井中可煞作怪自實腳踏實地點水也無伸手

一摸兩邊俱是石壁削成中間有一條狹路只好容身自實將手托着兩壁黑暗中只管向前依路走去走勾有數百步遠忽見有一線亮光透入急急望亮處走去須臾壁盡路窮乃是一個石澗小口出得口時豁然天日明朗別是一個世界又走了幾十步見一所大宮殿外邊門上牌額四个大金字乃是三山福地自實瞻仰了一會方敢舉步而入但見古殿煙消長廊晝靜徘徊四顧聞無人蹤鐘磬一聲恍來雲外自是洞天福地宜有神僊在此藏絕非俗境塵居不帶風緣那得到

自實立了一晌不見一個人面肚裏飢又飢渴又渴腿脚又酸走不動了見面前一个石壇且是潔淨自實軟倒來只得眠在石壇傍邊歇息一回忽然裡邊走出一个人來乃是道士打扮走到自實跟前笑問自實道翰林已知客邊滋味了麼自實喫一驚道客邊滋味受得勾苦楚了如何呼我做翰林豈不大差道士道你不記得在典慶殿草詔書了麼自實道一發好笑某乃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世四十目不知書連京裡多不曾認得曉得甚麼典慶殿草甚麼詔書道士道可憐可憐人生換了皮囊便爲嗜慾所汨

飢寒所困、把前事多忘記了、你來此間腹中已餓了、麼、自實道、昨晚忿恨不食、直到如今、爲尋死地到此、不期誤入仙境、却是腹中又餓、口中又渴、腿軟筋麻、當不得、暫臥于此、道士袖裡摸出大梨一顆、大棗數枚、與自實道、你認得這東西麼、此交梨火棗也、你喫了下去、不惟免了飢渴、兼可曉得過去之事、自實接來手中、正當飢渴之際、一口氣喫了下去、不覺精神爽健、瞑目一想、惺然明悟、記得前生身爲學士、在大都、都與慶殿側草詔、尤如昨日、一轂轆扒將起來、拜着道士道、多蒙仙長佳菓之味、不但解了飢渴、亦且頓

罪是清貴
乃有罪業

今之清貴
皆著眼

悟前生、但前生既如此清貴、未知作何罪業、以致今生受報、弄得如此沒下稍了、道士道、你前世也無大罪、但在職之時、自恃文學高強、忽畧後進之人、不肯加意汲引、故今世罰你愚懵不通文義、又妄自尊大、拒絕交游、毫無情面、故今世罰你漂泊、投人不着、這也是一還一報、天道再不差的、今因你一念之善、故有分到此福地、與吾相遇、救你一命、道士因與自實說世間許多因果之事、某人是善人、該得好報、某人是惡人、該得惡報、某人乃是無厭鬼、王出世、地下有十个爐、替他鑄橫財、故在世貪饕不止、賄賂公行、他

日福滿當受幽囚之禍。其人乃多殺鬼王出世。有陰兵五百。多是銅頭鐵額的。跟隨左右。助其行虐。故在世殺害良民。不戢軍士。他日命衰。當受割截之殃。其餘凡貪官污吏。富室豪民。及矯情干譽。欺世盜名。種種之人。無不隨業得報。一一不爽。自實見說得這等利害明白。打動了心中事。遂問道。假似繆千戶欺心混賴。負我多金。反致得無聊如此。他日豈無報應。道士道。足下不必怪他。他乃是王將軍的庫子。財物不是他的。他豈得妄動耶。自實道。見今他享榮華。我受貧苦。眼前怎麼當得。道士道。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地

方將有兵戈大亂。不是這光景了。你快擇善地而居。免受池魚之禍。自實道。在下愚昧。不識何處可以躲避。道士道。福寧可居。且那邊所在。與你畧有緣分。可償得你前日好意。貸人之物。不必想繆家還了。此皆子善念所至也。今到此已久。家人懸望。只索回去罷。自實道。起初自井中下來。行了許多暗路。今不能重記。就尋着了舊路。也上去不得。如何歸去。道士道。此間別有一徑。可以出外。不必從舊路了。因指點山後一條路徑。叫自實從此而行。自實再拜稱謝。道士自轉身去了。自實依着所指之徑。行不多時。見一个穴

口走將出來，另有天日，急回頭認時，穴已不見。自實望去百步之外，遠遠有人行走，奔將去問路。元來即是福州城外，遂急急跑回家來。家人見了，又驚又喜道：「那里去了這幾日？」自實道：「我今日去，就是今日來，這麼說幾日。」家人道：「今日是初十了，自那日初一出門，到晚不見回來，只道在軒轅翁菴裡，及至去問時，却又說不曾來，只疑心是有甚麼山高水低。」軒轅翁說：「你家主人還有後祿，定無他事，所以多勉強寬解。這幾日杳然無信，未免慌張，幸得來家，却好了。」自實把憤恨投井，誰知無水不灰，却遇見道士，奇奇怪怪。

至此方以為仙自實真憤憤

許多說話，說了一遍，道：「聞得仙家日月長，今吾在井裡，只得一晌，世上却有十日。」這道士多分是仙人，他的說話必定有准。我們依言，搬在福寧去罷。不要戀戀繆家的東西，不得到手，反為所誤了。一面叫家人收拾起來，打點上路。自實走到軒轅翁菴中，別他。別說遷去之意，軒轅翁問為何發此念頭。自實把井中之事說了一遍。軒轅翁跌足道：「可惜足下不認得人，這道士乃芙蓉真人也。我修煉了一世，不能相遇。豈知足下當面錯過，仙家之言不可有違。足下遷去為上，老漢也自到山中去了。若住在此地，必為亂兵。」

識者不遇
遇者不識
天下之事
每每如此

醜有前言
秤亦不必

所殺自實別了回來一徑領了妻子同到福寧此時天下擾亂賦役煩重地方多有逃亡之屋自實走去尋得幾間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并疊瓦礫將就修葺來住揮鋤之際錚然有聲掘將下去却是石板一塊撥將開來中有藏金數十錠合家見了不勝之喜恐怕有人看見連忙收拾在箱匣中了自實道井中道士所言此間與吾有些緣分可還所貸銀兩正謂此也將來秤一秤果是三百金之數不多不少自實道井中人果是仙人在此住料然不妨從此安頓了老小衣食也充足了些不愁凍餒放心安居後來張

士誠大軍臨福州陳平章遭擄一應官吏多被誅戮纓千戶一家被王將軍所殺盡有其家資自實在福寧竟得無事算來恰恰三年道士之言無一不驗可見財物有定數他人東西強要不得的爲人一念善惡之報一些不差的有詩爲證

一念起時神鬼至
何况前生夙世緣
方知富室多慳吝
只爲他人守業錢

一刻伯案驚奇卷之二十四終

一刻驚奇

卷二十四

三

尚友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五

徐茶酒乘闌劫新人，鄭蕊珠鳴冤完舊案。

詞云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次第笙歌，一時齊奏，無限神
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
玎璫，風縹緲，望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
○劉郎正是當年少，更那堪天教付與，最多才貌，
玉樹瓊枝相映耀，誰與安排忒好，有多少風流歡
笑，直待來春成名了，馬如龍綠綬欺芳草，同富貴，
又偕老。

這首詞名賀新郎，乃是宋時辛稼軒爲人家新婚吉
席而作，天下喜事，先說洞房花燭夜，最爲熱鬧，因是
這熱鬧就有趁哄打劫的了。吳興安吉州富家新婚，
當夜有一個做賊的，趁着人雜時節溜將進去，伏在
新郎的床底下了。打點人靜後出來捲取東西，怎當
這人家新房裏頭，一夜停火到天明，床上新郎郎婦，
雲雨歡濃了一會，枕邊切切私語，你問我答，煩瑣不
休，說得高興，又弄起那話兒來，不十分肯睡，那賊躲
在床下，只是聽得肉麻，不過却是不曾靜悄，又且燈
火明亮，氣也喘不得一口，何況脫身出來做手脚，只

得耐心伏着不動，水火急時，直等日間床上無人時
節，就床下暗角中撒放，如此三日夜，畢竟下不得手，
肚中餓得難堪，顧不得死活，聽得人聲畧定，拚着命
魃魃走出，要尋路逃去，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宿人瞧
見，叫一聲有賊，前後人多扒起來拿住了。先是一頓
拳頭，腳尖將繩網着，整備天明送官。賊人哀告道：小
人其實不曾偷得一毫物事，便做道不該進來，適間
這一頓臭打也折算得過了，千萬免小人到官放了
出去，小人自有報效之處。主翁道：誰要你報效，你每
這樣歹人，只是送到官打死了，纔乾淨。賊人道：十分

不肯饒我，我到官自有說話，你每不要懊悔。主翁見他說得掘強，更加可恨，又打了幾個巴掌。細到次日，申破了地方，一同送到縣裡去。縣官審問時，正是賊有賊智，那賊人不慌不忙，道老爺詳察，小人不是個賊，不要屈了小人。縣官道：不是賊，是甚麼樣人，躲在人家床下？賊人道：小人是個醫人，只為這家新婦，從小有個暗疾，舉發之時，疼痛難當，惟有小人醫得，必要親手調治，所以一時也離不得小人。今新婚之夜，只怕舊疾舉發，暗約小人隨在房中防備用藥，故此躲在床下。這家人不認得，當賊拿了。縣官道：那有

此話賊人道：新婦乳名瑞姑，他家父親寵了妾生子，女不十分照管他，母親與他一路最是愛惜，所以有了暗疾，時常叫小人私下醫治。今若叫他到官，自然認得小人，纔曉得不是賊。知縣見他丁一確，二說着，有些信將起來，道果有這等事，不要冤屈了平人。而今只提這新婦當堂一認，就是了。元來這賊躲在床下，這三夜備細聽見床上的說話，新婦果然有此心腹之疾，家裏常醫的，因告訴丈夫，被賊人記在肚裏，恨這家不饒他，當官如此攀出來，不惟可以遮飾自家的罪，亦且可以弄他新婦到官，出他家的醜。這是

那賊人慫賴之處，那曉縣官竟自被他哄了，果然提將新婦起來，富家主翁急了，負極去求免新婦出堂。縣官那里肯聽，富家翁又告，情愿不究賊人罷了。縣官大怒道：「告別人做賊，也是你及至要个証見，就說情願不究，可知是誣賴平人爲盜，若不放新婦出來，實對必要問你誣告。」富家翁計無所出，方悔道：「早知如此，放了這猾賊也罷。」而今反受他累了，衙門中一个老吏見這富家翁徬徨，問知其故，便道：「要破此猾賊，也不難，只要重重謝我，我去稟明了，有方法叫他伏罪。」富家翁許了謝禮，十兩老吏去稟縣官道：「這家

原自易破
富家翁自
乏智耳

新婦初過門，若出來與賊盜同辨公庭，耻辱極矣。老爺還該惜其體面，縣官道：「若不出來，怎知賊的真假？」老吏道：「吏典到有一个愚見，想這賊潛藏內室，必然不曾認得這婦人的，他却混賴其婦有約，而今不必其婦到官，密地另使一个婦人代了，與他相對，他認不出來，其誣立見。」既可以辨賊，又可以周全這家了。縣官點頭道：「說得有理。」就叫吏典悄悄地去喚一娼婦，打扮了良家，包頭素衣，當賊人面前帶上堂來。高聲稟道：「其家新婦瑞姑，拏到賊人，不知是假，連忙叫道：『瑞姑，瑞姑，你約我到房中治病的，怎麼你公公家裏，

拏住我做賊送官，你就不說一聲。縣官道：你可認得正是瑞姑了麼？賊人道：怎麼不認得？從小認得的。縣官大咲道：有這樣奸詐賊人，險些被你哄了。元來你不曾認得瑞姑，怎賴道是他約你醫病？這是个娼妓，你認得真了麼？賊人對口無言。縣官喝叫用刑。賊人方纔訴說不曾偷得一件，乞求減罪。縣官打了一頓大板，枷號示衆。因為無贓，恕其徒罪。富家翁新婦方纔得免出官。這也是新婚人家一場大笑話。先說此一段，做个笑本。小子的正話也說着，一个新婚人家，弄出好些沒頭的官司，直到後來方得明白。

本為花燭喜筵

弄作是非苦海

不因天網恢恢

啞迷何時得解

却說直隸蘇州府嘉定縣，有一人家姓鄭，也是經紀行中人，家事不為甚大，生有一女，小名蕊珠，這倒是一个絕世佳人，真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許下本縣一个民家，姓謝，是謝三郎，還未曾過門。這个月裡揀定了吉日，謝家要來取去，三日之前，蕊珠要整容開面。鄭家老兒去喚整容匠，元來嘉定風俗，小戶人家，女人篦頭剃臉，多用着男人。其時有一个後生，姓徐名達，平時最是不守本分，心性奸巧好淫。

專一打聽人家女子，那家生得好，那家生得醜，因為要像心，看着內眷，特去學了那櫛工，生活得以進入內室，又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窺看新人如何，叫得茶酒，即是那邊僨相之名，因為替禮時節，在僨高聲請茶請酒，多是他口裏說的，所以如此稱呼。這兩項生意，多傍着女人行止，他便一身兼做了。比時鄭家就叫他與女兒，並珠開面，徐達帶了篋頭家火，一徑到鄭家內裏來，並珠做女兒時節，徐達未曾見一面，而今却叫他整容，煞是看得親切。徐達一頭動手，一頭覷玩身子，如雪獅子向火，看看軟起來，那話兒

此處然之
也

如喫石髓的海燕，看看硬起來，可惜碍着前後有人，恨不就勢一把抱住，弄他一會。鄭老兒在傍看見模樣，識破他有些輕薄意思，等他用手一完，急打發他出到外邊來了。徐達看得渾身似火，背地裏手銃也，不知放了幾遭，心裏掉不下，曉得嫁去謝家，就設法到謝家包做了吉日的茶酒。到得那日，鄭老兒親送女兒過門，只見出來迎接的賓相，就是前日的櫛工徐達，心下一轉道：元來他又在此，比至新人出轎，行起禮來，徐達沒眼看得，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口裏哩哩囉囉，把禮數多七顛入倒起來，但見

東西錯認，左右亂行，信口稱呼，親翁忽爲親媽，無心贊唱，該拜反做，該典見過，泰山又請岳翁受禮，參完堂上，還叫父母升廳，不啻糟壞郎君，只是貪看新婦。

徐達亂嘈嘈的行過了許多禮數，新娘子花燭已過，進了房中，算是完了，只要款待送親喫喜酒，這謝家民戶人家，沒甚人力，謝翁與謝三郎只好陪客在外邊，裡頭媽媽率了一二個養娘，親自廚房整酒，有個把當直的，搬東搬西，手忙腳亂，常是來不迭的。徐達相禮到客人坐定了，席正要請湯請酒，是件贊唱，忽

然不見了他，兩三次湯送到，只得主人自家請過喫了，將至終席，方見徐達慌慌張張在後面走出來，喝了兩句，比至酒散，謝翁見茶酒如此，參前失後，心中不喜，要叫他來埋怨幾句，早又不見，當值的道：方纔往前面去了。謝翁道：怎麼尋了這樣不曉事的，如此淘氣，親家翁不等茶酒來贊禮，自起身謝了酒，謝三郎走進新房，不見新娘子在內，疑他床上睡了，揭帳一看，仍然是張空床，前後照着，竟不見影，跑至廚房問人時，廚房中人多嚷道：我們多只在這裡收拾，新娘子花燭過了，自坐房中，怎麼倒來問我們。三郎叫

了當直的、後來各處找尋、到後門一看、門又關得好好的、走出堂前說了、合家驚惶、當直的道、這、個茶酒、一向不是個好人、方纔喝禮時節、看他沒心沒想、兩眼只看着新人、又兩次不見了他、而今竟不知那里去、不、莫不是他有甚麼奸計、藏過了新人麼、鄭老兒道、這、個茶酒、元不是好人、小女前日開面也是他、因見他輕薄態度、正心裡怪恨、不想它上茶酒也用着他、鄭家隨來的僕人也說道、他元是個游嘴光棍、這、篋頭贊禮、多是近新來學了、攛哄過日子的、畢竟他有緣故、去還不遠、我們追去、謝家當直的道、他要內

裏拐出新人、必在後門出後巷裡去了、方纔後門關好、必是他復身轉來、關了、使人不疑、所以又到堂前、衍這一回、必定從前面、轉至後巷去了、故此這會不見、是他無疑、此時是新婚人家、篋子火把、多有在家裡、就每人點着一根、兩家僕人與同家主、共是十來、個、開了後門、多望後巷裡趕來、元來謝家這條後門、路是一個直巷、也無灣曲、也無傍路、火把照起明亮、猶同白日、一望去、多是看見的、遠遠見有兩三個人、走前頭、差一段路、去了兩個、後邊有一個、還在那里、疾忙趕上、拏住火把一照、正是徐茶酒、問道、你爲何

在這裡徐達道我有些小事等不得酒散我要回去
 衆人道你要回去直不得對本家說聲況且好一會
 不見了你還在這裡行走豈是回去的你好好說拐
 將新娘子那裏去了徐達支吾道新娘子在你家裡
 豈是我掌禮人包管的衆人打的打推的推喝道且
 拿這游嘴光棍到家裡拷問他出來一羣人擁着徐
 達到了家裡兩家親翁一同新郎更緊新郎各各盤問徐達只
 推不知一齊道這樣頑皮賴骨私下問他如何肯說
 挪他在柱上待天明送到官去難道當官也賴得遂
 把徐達做一團網住只等天明此時第一个是謝三

郎掃興了

不能勾握雨携雲 整備着鼠牙雀角

喜筵前枉喚新郎 洞房中依然獨覺

衆人鬧鬧嚷嚷簇擁着徐達也有嚇他的也有勸他
 的一夜何曾得睡徐達只不肯說須臾天已大明謝
 家父子教衆人帶了徐達寫了一紙狀詞到縣堂上
 告准面稟其故知縣驚異道世間有此事遂喚徐達
 問道你拐的鄭蔬珠那里去了徐達道小人是婚筵
 的茶酒只管得行禮的事怎曉得新人的去向謝公
 就把他不辭而去在後巷趕着之事說了一遍知縣

喝叫用刑起來徐達雖然是游花光棍本是柔脆的人熬不起刑初時支吾兩句看看當不得了只得招道小人因為開面時見他美貌就起了不良之心曉得嫁與謝家謀做了婚筵茶酒預先約會了兩個同伴埋伏在後門了趁他行禮已完外邊只要上席小人在裡面一看只見新人獨坐在房中小人哄他還要行禮新人隨了小人走出新人却不認得路被小人引他到了後門就把新人推與門外二人新人正待叫喊却被小人關好了後門望前邊來了仍舊從前邊抄至後巷趕着二人正要奔脫看見後面火把

明亮知是有人趕來那兩個人顧不得小人竟自飛跑去了小人有這個新人在旁動止不得恰好路傍有个枯井一時慌了只得抱住了他擲了下去却被他們趕着拿了送官這新人現在井中只此是實知縣道你在他家時為何不說徐達道還打點遮掩得過取他出井來受用而今熬刑不起只得實說了知縣寫了口詞就差一个公人押了徐達與同謝鄭兩家人快到井邊來勘實回話一行人到了井邊鄭老兒先去望一望井底下黑洞洞不見有甚聲響疑心女兒此時畢竟死了扯着徐達狠打了幾下道你害

我女兒死了，怕不償命，眾人勸住道：且撈了起來，不要廝亂，自有官法處他。鄭老兒心裏又慌又恨，且把徐達咬住一塊肉，不肯放。徐達殺猪也似叫喊。這邊謝公叫人停當了竹兜繩索，一面下井去救人。一個膽大些的家人，紮縛好了，挂將下去。井中無水，用手一摸，果然一個人蹲倒在裡面，推一推看，已是不動的了。抱將來放在兜中，吊將上去。眾人一看，那里是甚麼新娘子，却是一個大鬍鬚的男子，鮮血模糊，頭多打開的了。眾人多喫了一驚。鄭老兒將徐達又是一巴掌道：這是怎麼說？連徐達看見也嚇得呆了。謝

公道這又是甚麼蹊蹺的事？對了井中，問下邊的人道：裡頭還有人麼？井裏應道：並無甚麼了。接了我上去，隨即放繩下去，接了那个家人上來。一齊問道：井中還有甚麼？家人道：止有些石塊在內，是一個乾枯的井，方纔黑洞洞地摸起來的人，不知死活。可正是新娘子麼？眾人道：是一個死了的鬍子，那里是新人。你看麼？押差公人道：不要烏亂了。回覆官人去。還在這個人娘的身上，尋究新人下落。鄭謝兩老兒多道：說得是。就叫地方人看了尸首，一同公人去稟白縣官。知縣問徐達道：你說把鄭蔬珠推在井中，而今井

中却是一個男屍，且說鄭蕊珠那里去了，這尸是那
里來的，徐達道：小人只見後邊趕來，把新人推下井
裡是實，而今却是一個男尸，連小人也猜不出了。知
縣道：你起初約會這兩個同伴，叫做甚麼名字，必是
這二人的緣故了。徐達道：一個張寅，一個李那。知縣
寫了名字住趾，就差人去牽來，甕中捉鱉，立時拿到，
每人一夾棍，只招得道：徐達相約後門等待，後見他
推出新人來，負了就走。徐達在後趕來，正要同去，望
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震，我們兩個膽怯了，把新
人掉與徐達，只是拚命走脫了。已後的事，一些也不

知，又對着徐達道：你當時將的新人那里去了，怎不
送了出來，要我們替你喫苦。徐達對口無言。知縣指
着徐達道：還只是你這奴才奸巧，喝叫再夾起來。徐
達只喊得：是小人該死，說來說去，只說到推在井中，
便再說不去了。知縣便叫鄭謝兩家父親與同媒妁
人等，又拘齊兩家左右隣里，備細訪問，多只是一般
不知情，沒有甚麼別話，也沒有一个認得這尸首的。
知縣出了一張榜文，召取尸親家屬認領埋葬，也不
曾有一个說起的。鄭謝兩家自備了賞錢。知縣又替
他寫了榜文，訪取鄭蕊珠下落，也沒有一个人曉得。

影響的，知縣斷決不開，只把徐達收在監中。五日一
比謝三郎苦毒時，時催稟縣官，凡為官者，皆知此耳沒法，只得做他不着，
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徐達起初一時做差了事，到
此不知些頭腦，教他也無奈何，只好過五日喫這
番痛棒，也沒個打聽的去處，也沒個結局的法兒。真
正是沒頭的公事，表過不提。再說鄭蓋珠那晚，被徐
達拐至後門，推與二人，便見把後門關了。方曉得是
反人的做作，欲待叫看本家人，自是新來的媳婦，不
曾知道一個名姓，一時叫不出來，亦且門已關了，便
口裏喊得兩句不好了，也沒人聽得。那些後生背負

着，只是走心裡正慌，只見後面趕來兩個人，撇在地
下，竟自去了。那個徐達一把抱來，丟在井裡，井裡無
水，又不甚深，只跌得一下，毫無傷損。聽見上面眾人
喧嚷，曉得是自己家人，又火把齊明，哭得井裡也有
光。鄭蓋珠負極叫喊救人，怎當得上邊人拏住徐達，
如此你長我短，嚷得一個不耐煩。婦人聲音終久嬌細，又
在井裡，那個聽見多，揪攙着徐達，吆吆喝喝一路去
了。鄭蓋珠聽得人聲漸遠，只叫得苦，大聲啼哭。看看
天色明亮，蓋珠想道：此時上邊未必無人走動，高叫
兩聲救人，又大哭兩聲，果然驚動了上邊兩個人，只

因這兩個人走將來有分教

黃塵行客翻爲墜井之魂、綠髮新人竟作離鄉之婦、

說那兩個人是河南開封府杞縣客商、一个是趙申、一个是錢巴、合了本錢、同到蘇松做買賣、得了重利、正要回去、偶然在此經過、聞得啼哭喊叫之聲、却在井中出來、兩個多走到井邊、望下一看、此時天光熒燿、下去、隱隱見是个女人、問道、你是甚麼人、在這裡頭、下邊道、我是此間人家新婦、被強盜劫來、丟在此的、快快救我出來、到家自有重謝、兩人聽得、自商量道、

從來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况是个女人、怎能勾出來、没人救他、必定是死、我每撞着、也是有緣、行囊中有長繩、我每墜下去、救了他起來、趙申道、我溜撒些、等我下去、錢巴道、我身子全、果然下去不得、我只在上邊吊着繩頭、用些全氣力罷、也是趙申悔氣到了、見是女子、高興之甚、揎拳裸袖、把繩縛在腰間、雙手吊着繩、錢巴一脚端着繩頭、雙手提着繩、一步步放將下去、到了下邊、見是没水的、他就不慌不忙、對鄭蓋珠道、我救你則个、鄭蓋珠道、多謝大恩、趙申就把身上繩頭解下來、將鄭蓋珠腰間如法縛了、道

你不要怕，只把雙手弔着繩，上邊自提你上去，縛得牢，不掉下來的，快上去了，把繩來弔我，鄭蕊珠巴不得出來，放着膽，弔了繩，上邊錢巴見繩急了，曉得有入弔着儘氣力，一扯一扯的，弔出井來，錢巴擡眼一看，却是一個艷粧的女子。

雖然髮亂釵橫，却是天姿國色，酥甲卸罷，猛地井裡現身，疑是龍宮拾得，去不計其

大凡人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就要幹沒天理的勾當來，起初錢巴與趙申商量救人，本是好念頭，一下子救將起來，見是個美貌女子，就起了打偏手之

老子不見可欲，自是妙理

心思量道：他若起來，必要與我爭，不能勾獨享，況且他囊中本錢儘多，而今生歿之權，捺在我手，我不放他起來，這女子與囊橐，多是我的了，反念正起，聽得井底下大叫道：「怎不把繩下來？」錢巴發一個狠道：「結果了他罷。」在井傍掇起一塊大石頭來，喫着井中叫聲下去，可憐趙申眼盼盼望着上邊放繩下來，豈知是塊石頭，不曾提防的，回避不及，打着腦蓋骨，立時粉碎，嗚呼哀哉了。鄭蕊珠在井中出來，見了天日，方抖搜衣服，畧定得性，只見錢巴如此做作，驚得魂不附體，口裡只念阿彌陀佛。錢巴道：「你不要慌，此是我

仇人故此哄他下去，結果了他性命。鄭葑珠心裡道：是你的仇人，豈知是我的恩人，也不敢說出來，只求送在家裡去。錢巴道：好自在話，我特特在井裡救你出來，是我的人了，我怎肯送還你家去。我是河南開封富家，你到我家裡，就做我家主婆，享用富貴了。快隨我走。鄭葑珠昏天暗地，不認得這條路是那里，離家裡是近是遠，又沒個認得的人在傍邊，心中沒個主見。錢巴催促他走動道：你若不隨我，仍舊攔你在井中，一石頭打成了你，見方纔那個人麼。鄭葑珠懼怕，思量無計，只得隨他去。正是

纔脫風狂子

又逢輕薄兒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錢巴一路分付鄭葑珠，教道：他到家見了家人，只說蘇州討來的，有人來問趙申時，只回他還在蘇州就是了。不多幾日，到了開封杞縣，進了錢巴家裡，誰知錢巴家中還有一個妻子萬氏，小名叫做虫兒，其人狠毒的甚。一見鄭葑珠，就放出手段來，無所不至擺佈他。將他頭上手飾，身上衣服盡多奪下，只許他穿着布衣服，打水做飯，一應粗使生活，要他一身支當，一件不到，大棒打來。鄭葑珠道：我又不是嫁你家的。

家有此賢妻，何苦欺心殺人，害他女子。

你家又不曾出銀子討我的，平白地強我來，怎如此毒打得我。那个萬虫兒那里聽你分訴，也不問着來。如婦、心、事、歷只說是小老婆就該一味喫醋，蠻打罷了。萬虫兒一向做人惡劣，是隣里婦人，沒一个不相罵斷的。有一个隣媽看見他如此毒打鄭蕊珠，心中常抱不平，忽聽見鄭蕊珠口中如此說話，心裏道：又不嫁，又不討，莫不是拐來的，做這樣陰險事，坑着人家兒女。把這話留在心土，一日錢已出到外邊去了。鄭蕊珠打水走到隣媽家，借水桶。隣媽留他坐着，問道：看娘子是好人家出身，爲何宅上爹娘肯遠嫁到此？喫這般

磨折。鄭蕊珠哭道：那里是爹娘嫁我來的。鄰媽道：這等怎得到此？鄭蕊珠把身許謝家，初婚之夜，被人拐出，拋在井中之事，說了一遍。鄰媽道：這等是錢家在井中救出了你，你隨他的了。鄭蕊珠道：那里是其時，還有一個人下井親身救我起來的。這個人好苦，指望我出井之後，就將繩接他，誰知錢家那廝狠毒，就把一塊大石頭丟下去，打斃了那人，拉了我就走。我彼時一來認不得家裡，二來怕他那殺人手段，三來他說道：到家就做家主婆，豈知墮落在此，受這般磨難。鄰媽道：當初你家的與前村趙家一同出去爲商

今趙家不回來前日來問你家時說道還在蘇州他家信了依小娘子說起來那下井救你喫打死的必是趙家了小娘子何不把此情當官告明了法不不得知事牒送你回去可不受此間之苦鄭蓋珠道只怕我枉受跟人來了也要問罪鄰媽道你是婦人家被人迫誘有何可罪我如今替你把此情先對趙家說了趙家必定告狀再與你寫一張首狀當官遞去你只要實說包你一些罪也沒有且得還鄉見父母了鄭蓋珠道若得如此重見天日了討較已定隣媽一面去與趙家說了趙家赴縣理告這邊鄭蓋珠也拿首狀到

官祀縣知縣問了鄭蓋珠口詞即時差捕錢已到官錢已欲待支吾却被鄭蓋珠是長是短一口證定錢已抵賴不去恨恨的向鄭蓋珠道我救了你你倒害我鄭蓋珠道那個救我的你怎麼打殺了他錢已無言趙家又來求判填命知縣道殺人情真但皆係口詞屍首未見這里成不得獄這是嘉定縣地方做的事鄭蓋珠又是嘉定縣人屍首也在嘉定縣我這里只錄口詞成招將一行人連支卷押解到嘉定縣結案就是了當下先將錢已打了三十大板收在牢中鄭蓋珠召保就是隣媽替他遞了保狀且喜與那個

惡婦萬虫兒不相見了。把縣一面疊成文卷，食了長解，把一千人多解到蘇州府嘉定縣來。是日正逢五日比較之期，嘉定知縣帶出監犯徐達，恰好在那里比較。開封府杞縣的差人投了文當堂，將那解批上姓名，逐一點過，叫到鄭蓋珠。蓋珠答應，徐達擡頭一看，却正是這個失去的鄭蓋珠。是開面時認得親切的，大叫道：「這正是我的冤家！我不知爲你打了多少，你却在那里來！莫不是鬼麼？」知縣看見，問徐達道：「你爲甚認得那婦人？」徐達道：「這個正是井裡失去的新人，不消比較小人了。」知縣也駭然道：「有這等事！喚鄭

蓋珠近前，一一細問。鄭蓋珠照前事細說了一遍。知縣又把來文逐一簡看，方曉得前日井中死屍乃趙申被錢巴所殺，遂吊取趙申屍首，令仵作人簡驗得頭骨碎裂，係是生前被石塊打傷身歿。將錢巴問成歿罪，抵趙申之命。徐達拐騙，雖事不成，禍端所自。問三年滿徒，張寅李那各不應杖罪。鄭蓋珠所遭不幸，免科，給還原夫謝三郎完配。趙申屍骨家屬領埋，係隔省埋訖，釋放寧家。知縣發落已畢，笑道：「若非那邊弄出解這兩個個人來，這件未完何時了結也。」嘉定一縣傳爲新聞，可笑謝三郎好端端的新婦，直到這日

方得到手，已是个弄殘的了，又為這事壞了兩條性命。其禍皆在男人開面上起的。所以內外之防，不可不嚴也。

男子何當整女容

致令惡少起頑兇

今朝試看含香蕊

已動當年函谷封

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憐教官愛女不受報，窮庠士助師得令終。

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何所有，首指長闌干。

這首詩乃是廣文先生所作，道他做官清苦處。蓋因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有體面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面的，終年面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然也有時運好，撞着好門生，也會得他的氣力起來，這又是各人的

教官衙門
何處是有
名有貴的

造化不同，浙江溫州府曾有一個廩膳秀才，姓韓，名
贊，卿屢次科第不得中式，挨次出貢到京，赴部聽選，
選得廣東一個縣學裡的司訓，那個學直在海邊，從
來選了那裡，再無人去做的，你道爲何？元來與軍民
府州一樣，是個有名無實的衙門，有便有幾十個秀
木，但是認得兩個上大人的字脚，就進了學，再不退
了。平日只去海上尋些道路，直到上司來時，穿着衣
巾，擺班接一接，送一送，就是他向化之處了。不知國
朝幾年間，曾創立得一個學舍，無人來住，已自東倒
西歪，旁邊有兩間舍房，住一個學吏，也只管記記名

姓簿籍，沒事得做，就合着秀才一夥去做生意，這就
算做一個學了。韓贊卿悔氣，却選着了這一個去處，
曾有走過廣裡的，備知詳細，說了這樣光景，合家恰
像死了人一般，哭個不歇。韓贊卿家裡窮得火出，守
了一世書窗，指望巴個出身，多少掙些家私，今却如
此遭際，沒計奈何。韓贊卿道：「難道便是這樣罷了？不
成窮秀才結煞，除了去做官，再無路可走了。我想朝
廷設立一官，畢竟也有個用處，見放着一個地方，難
道是去不得哄人的，也只是人自怕了。我總是沒事
得做，揀着窮骨頭去走一遭，或者撞着上司可憐，有

些別樣處法作成些道路就強似在家裡坐了遂發
 一个狠決意要去親眷們阻當他多不肯聽措置了
 些盤纏別了家眷冒冒失失竟自赴任到了省下見
 過幾個上司也多說道此地去不得住在會城守幾
 時別受些差委罷韓贊卿道朝廷命我到此方行教
 豈有身不履其地畢、竟、是、大、頭、巾、話、算得為官的是必到任一番看如
 何光景上司聞知多笑是迂儒腐氣憑他自去了韓
 贊卿到了海邊地方尋着了那个學吏掣出吏部急
 字號文憑與他看了學吏喫驚道老爹你如何直走
 到這裡來韓贊卿道朝廷教我到這裡做教官不到

這裡却到那裏學吏道舊規但是老爹們來只在省
 城住下寫个諭帖來知會我們開本花名冊子送來
 秀才廩糧中扣出一个常例一同送到一件事就完
 了老爹每俸薪自在縣裡去取我們不管以後陞除
 去任我們總不知道了今日如何却竟到這裡韓贊
 卿道我既是這裡官須管着這裡秀才你去叫幾個
 來見我學吏見過文憑曉得是本管官也不敢怠慢
 急忙去尋幾個為頭的積年秀才與他說知了秀才
 道奇事奇事有个先生來了一傳兩兩傳三一時會
 聚了十四五個商量道既是先生到此我們也該以

還是孔夫子降伏得人

禮相見有幾個年老些的穿戴了衣巾其餘的只是常服多來拜見先生韓贊卿接見已畢逐個問了姓叙些寒溫盡皆歡喜略略問起文字大意一班兒都相對微笑老成的道先生不必拘此某等敢以實情相告某等生在海濱多是在海裡去做生計的當道恐怕某等在內地生事作成我們穿件藍袍做了個秀才羈縻着唱得幾個喏寫得幾字就是了其實不知孔夫子義理怎麼樣的所以再沒有先生們到這裡的今先生辛辛苦苦來走這番這所在不可久留却又不好叫先生便如此空回去先生且安心住兩

有信有義非尋常秀才

日讓吾們到海中去去五日後却來見先生就打發先生起身只看先生造化何如說畢哄然而散韓贊卿聽了這番說話驚得呆了做聲不得只得依傍着學吏尋問民房權且住下這些秀才去了五日果然就來見了韓贊卿道先生大造化這五日內生意不比尋常足足有五千金勾先生下半世用了弟子們說過的話毫釐不敢入已盡數送與先生見弟子們一點孝意先生可收拾回去是個高見韓贊卿見了許多東西嚇了一跳道多謝列位盛意只是學生帶了許多銀兩如何回去得眾秀才道先生不必憂慮

弟子們着幾個與先生做伴同送過嶺萬無一失韓
贊卿道學生只爲家貧無奈選了這裡不得不來豈
知遇着列位用情如此衆秀才道弟子們從不曾見
先生面的今勞苦先生一番周全得回去也是我們
弟子之事已後的先生不消再勞了當下衆秀才替
韓贊卿打疊起來水陸路程舟車之類多是衆秀才
備得停當有四五个陪他一路起身但到泊舟所在
有些人來相頭相脚面生可疑的這邊秀才不知口
說些甚麼拋个眼色就便走開了去直送至交界
地方路上太平的了然後別了韓贊卿告回韓贊卿

謝之不盡竟帶了重貲回家一个窮儒一旦饒裕了
可見有造化的只是這個教官又到了做不得的地
方也原有起好處來在下爲何把這個教官說這半
日只因有一个教官做了一任回來貧得徹骨受了
骨肉許多的氣又虧得做教官時一个門生之力掙
了一派後運爭盡了氣好結果了正是

世情看冷煖
人面逐高低
任是親兒女
還隨阿堵移

話說浙江湖州府近太湖邊地方叫做錢篋有一个
老廩膳秀才姓高名廣號愚溪爲人忠厚生性古執

生有三女俱已適人過了妻石氏已歿並無子嗣止
有一姪名高文明另自居住家道頗厚這高愚溪積
祖傳下房屋一所自己在裏頭住姪兒也是有分的
只因姪兒自掙了些家私要自家像意見這祖房坍
塌下來修理不便便自己置買了好房子搬出去另
外住了若論支派高愚溪無子該是姪兒高文明承
繼的只因高愚溪諱言這件事況且自有三女未免
偏向自己骨血有積趲下的束修本錢多零星與女
兒們去了後來挨得出貢選授了山東費縣教官轉
了沂州又陞了東昌府做了兩三任歸來囊中也有

四五百金寬些看官聽說大凡窮家窮計有了一二
兩銀子便就做出十來兩銀子的氣質出來況且世
上人的眼光極淺口頭最輕見一兩個箱兒匣兒畧
重些便猜道有上千上萬的銀子在裏頭還有鑿鑿
說着數目恰像親眼看見親手兌過的一般總是一
刻的窮相彼時高愚溪帶得些回來便就聲傳有上
千的數目了三個女兒曉得老子有些在身邊爭來
親熱一個賽一個的要好高愚溪心裏歡喜道我雖
是沒有兒子有女兒們如此殷勤老景也還好過又
想一想道我總是留下私蓄也沒有別人得與他何

大手段不
是做教官
的

不拿此出來分與女兒們不等他們感激越堅他每
的孝心當下取三百兩銀子每女兒與他一百兩女
兒們一時見了銀子起初時千歡萬喜也自感激後
來聞得說身邊還多就有些過望起來不見得十分
足處大家唧噥道不知還要留這偌多與那個用雖
然如此說心裏多想他後手的東西不敢冲撞只是
趕上前的討好姪兒高文明照常往來高愚溪不過
體面相待雖也送他兩把捧金幾件人事恰好姪兒
也替他接風洗塵只好直退姪兒有些身家也不想
他的不以爲意那些女兒鬧鬧了幾日各要回去只

剝得老人家一個在這些敗落舊屋裏面居住覺得
淒涼三個女兒你也說我也說多道來接老爹家去
住幾時各要爭先愚溪笑道不必爭我少不得要來
看你們的我從頭而來各住幾時便了別去不多時
高愚溪在家清坐了兩日寂莫不過收拾了些東西
先到大女兒家裏住了幾時第二個第三個女兒多
着人來相接高愚溪以次而到女兒們只怨悵來得
遲住得不長遠過得兩日又來接了高愚溪周而復
始住了兩巡女兒們殷殷勤勤東也不肯放西也不
肯放高愚溪思量道我總是不生得兒子如今年已

豈知愈不
得自繇自
在矣

老邁又無老小何苦獨自个住在家裡、有此三個女兒輪轉供養、勾過了殘年了、只是白喫他們的心裏不安、前日雖然每人與了他百金、他們也費些在我身上了、我何不與他們說過、索性把身邊所有盡數分與三家、等三家輪供養了我、我落得自繇自在、這邊過幾時、那邊過幾時、省得老人家還要去買柴糶米支持辛苦、最爲便事、把此意與女兒們說了、女兒們个个踴躍從命、多道女兒養父親、是應得的、就不分得甚麼也、說不得高愚溪大喜、就到自屋裡、把隨身箱籠有些實物的多搬到女兒家裏來了、私下把

箱籠東西、駢駢湊湊、還有三百多兩、裝好漢、發个慷慨、再是一百兩一家、分與三個女兒、身邊剩不多些、甚麼了、三個女兒接受、盡皆歡喜、自此高愚溪只輪流住在三個女兒家裏過日、不到自家屋裏去了、這幾間祖屋、久無人住、逐漸坍塌下來、公家物事、賣又賣不得、女兒們又攬掇他、說是有分東西、何不折了些來、愚溪總是不想家去住了、道是有理、但見女婿家裡、有些甚麼工作修造之類、就去悄悄載了些作料來、增添改用、東家取了一條梁、西家就想一根柱、甚至猪棚屋、也取些椽子板障來拉一拉、多是零碎

取了的、姪兒子也不好小家子樣來爭、聽憑他沒些搭煞的、把一所房屋狼籍完了、

祖宗締造本艱難、公物將來弃物看

自道婿家堪畢世、寧知轉眼有炎寒

且說高愚溪初時在女婿家裡過日、甚是熱落、家家如此、以後手中沒了東西、要做些事體、也不得自繇、漸漸有些不便當起來、亦且老人家心性、未免有些嫌長嫌短、左不是、右不是的、難爲人、畧不像意、口裡便恨恨毒毒的說道、我還是喫用自家的、不喫用你們的、聒絮个不住、到一家一家如此、那些女婿家裡、

自然之事
勢

未免有此厭倦起來、况且身邊無物、沒甚麼想頭了、就是至親如女兒、心裡較前也懈了好些、說不得个推出門、却是巴不得轉過別家去了、眼前清淨幾時、所以初時這家住了幾時、未到滿期、那家就先來接他、而今就過日期、也不見來接、只是巴不得他遲來些、高愚溪見未來接、便多住了一兩日、這家子就有此言語出來、道我家住滿了、怎不到別家去、再畧動氣、就有的發話道、當初東西三家均分、又不是我一家得了的、言三語四、耳朶裏聽不得、高愚溪受了一家之氣、忿忿地要告訴這兩家、怎當得這兩家真是

原有取厭
之道

一个娘養的過得兩日這些光景也就現出來了。閒話中間對女兒們說着姊妹不是開口就護着姊妹夥的。至于女婿一發彼此相為外貌解勸之中帶些尖酸譏評只是丈人不是更當不起高愚溪惱怒不過只是尋是尋非的炒鬧合家不寧數年之間弄做個老厭物推來攘去有了三家反無一个歸根着落之處了。看官若是女兒女婿說起來必定是老人家不達時務惹人憎嫌若是據着公道評論其實他分散了好些本錢把這三家做了靠傍凡事也該體貼他意思一分纔有人心天理怎當得人情如此與他

人人有此
病

的便算已物用他的便是冤家。况且三家相形便有許多不調勻處。假如要請一个客做个東道這家便嫌道何苦定要在我家請口裏應承時先不爽利了。就應承了去心是懈的日挨一日挨得滿了又過了一家到那家提起時又道何不在那邊時節請了偏要留到我家來請到底不請得撒開手難道遇着大小一事就三家各派不成所以一件也成不得。怎教老人家不氣苦這也是世態自然到此地位的只是起初不該一味溺愛女兒輕易把家事盡情散了而今權在他人之手豈得如意只該自揣了些已也

罷却又親手分過銀子的心不甘伏欲待斃了口氣別走道路又手無一錢家無片瓦爭氣不來動憚不得要去告訴姪兒平日不會有甚好處到他今如此行徑沒下稍了恐怕他們見笑沒臉嘴見他左思右想恨道只是我不會生得兒子致有今日枉有三女多是負心向外的，一毫沒幹反被他們賺得沒結果了使一个性子噙着眼淚走到路傍一个古廟裏坐着越想越氣累天倒地的哭了一回猛想道我做了一世的儒生老來弄得這等光景要這性命做甚麼我把胸中氣不忿處哭告菩薩一番就在這裡尋

个自盡罷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高愚溪正哭到悲切之處恰好姪兒高文明在外邊收債回來船在岸邊搖過只聽得廟裡哭聲終是關着天性不覺有些動念仔細聽着像是伯伯的聲音便道不問是不是這個哭哭得好古怪就住櫓去看一看怕做甚麼叫船家一櫓邀住了船船頭湊岸撲的跳將上去走進廟門喝道那个在此啼哭各擡頭一看兩下多喫了一驚高文明道我說是伯伯的聲音爲何在此高愚溪見是自家姪兒心裏悲酸起來越加痛切高文明道伯伯老人家休哭壞了身子且說與姪兒受了何

人的氣以致如此高愚溪道說也羞人我自差了念頭。死靠着女兒不留個後步把些老本錢多分與他們了。今日却沒一個理着我了。氣忿不過在此痛哭告訴神明一番。尋個自盡不想遇着我姪甚爲有愧。高文明道伯伯怎如此短見姊妹們是女人家見識與他認甚麼真。愚溪道我寧死于此不到他三家去了。高文明道不去也。憑得伯伯何苦尋死。愚溪道我已無家可歸不效何待。高文明道姪兒不才家裡也還奉養得伯伯一口起。怎說這話。愚溪道我平時不曾有好處到我姪。些些家事多與了別人。今日剩得

此處却明
白起來

個光身子怎好來擾得你。高文明道自家骨肉如何說个擾字。愚溪道便做道我姪不棄姪媳婦定嫌憎的。我出了。偌多本錢買別人嫌憎過了。何況子然一身。高文明道姪兒也是个男子漢。豈繇婦人做主。况且姪婦頗知義理。必無此事。伯伯只是隨着姪兒到家裡罷了。再不必遲疑。快請下船同行。高文明也不等伯伯回言。一把扯住衣袂。拉了就走。竟在船中載回家來。高文明先走進去。對娘子說着伯伯苦惱。思量尋死的話。高娘子喫驚道。而今在那里了。高文明道已載他在船裡回來了。高娘子道雖然老人家沒

搭煞討得人輕賤，却也是高門裡的體面，原該收拾了回家來，免被別家耻笑。高文明還怕娘子心未定，故意道：「老人家雖沒用了，我家養這一羣鵝在圈裡，等他在家早晚看看也好的。」不到得喫白飯，娘子道：「說那里話，家裡不爭得這一口，就喫了白飯也是自家骨肉，又不養了閒人，沒有姪兒，叫个伯子來家看，鶯之理，不要說這話，快去接了他起來。」高文明道：「既如此說，我去請他起來，你可整理些酒飯相待。」說罷，高文明三脚兩步走到船邊，請了伯子起來，到堂屋裡坐下，就搬出酒肴來，伯姪兩人喫了一會。高愚溪

還想着可恨之事，提起一兩件來，告訴姪兒，眼淚簌簌的下來。高文明只是勸解，自此且在姪兒處住下了。三家女兒知道，曉得老兒心裡怪了，却是巴不得他不來，雖體面上也叫个人來動問，動問不會有一家說來接他去的。那高愚溪心性古撒，便接也不肯去了。一直到了年邊，三个女兒家纔假意來說接去。過年也只是說聲，不見十分殷勤。高愚溪回道：「不來也就住了。」高文明道：「伯伯過年正該在姪兒家裡住的，祖宗影神也好拜拜，若在姊妹們家裏挂的是他家祖宗，伯伯也不便。」高愚溪道：「姪兒說得是，我還有

二家驚奇 卷三
兩個舊箱籠有兩套圓領在裡頭舊紗帽一頂多在大女兒家裡可着人去取了來過年時也好穿了拜拜祖宗高文明道這是要的可寫兩個字去取隨着人到女兒家裡去討這些東西那家子正怕這厭物再來見要這付行頭曉得在別家過年了恨不得急燒一付退送紙連忙把箱籠交還不迭高愚溪見取了這些行頭來心裏一發曉得女兒家裏不要他來的意思安心在姪兒處過年大凡老休在屋裡的小官巴不得撞個時節吉慶穿着這一付紅閃閃的搖擺搖擺以為快樂當日高愚溪着了這一套拜了

祖宗姪兒姪媳婦也拜了尊長一家之中甚覺和氣強似在別人家了只是高愚溪心裡時常不快道是不曾掉得甚麼與姪兒今反在他家打攪甚為不安就便是看驚的事他也肯做早是姪兒不要他去

同枝本是一家親 纔屬他門便路人
直待酒闌人散後 方知葉落必歸根

一日高愚溪正在姪兒家間坐忽然一個人公差打扮的走到面前拱一拱手道老伯伯借問一聲此間有个高愚溪老爹否高愚溪道問他怎的公差道老伯伯指引一指引一路問來說道在此間在下要見

早知破紗
帽猶如此
有靈女家
不宜輕放
還矣

他一見有此要緊說話，高愚溪道：「這是个老朽之人，尋他有甚麼勾當？」公差道：「福建巡按李爺，山東沂州人是他的門生，今去到任，迂道到此，特特來訪他，找尋兩日了。」愚溪笑道：「則我便是高廣。」公差道：「果然麼？」愚溪指着壁間道：「你不信，只看我這頂破紗帽。」公差曉得是實，叫聲道：「失敬了。」轉身就走。愚溪道：「你且說山東李爺叫甚名字？」公差道：「單諱着一个某字。」愚溪想了一想道：「元來是此人。」公差道：「老爹家裡收拾一收拾，他等得不耐煩了。」小的去稟就來拜了。公差訪得的實，喜喜歡歡自去了。高愚溪叫出姪兒高文明

來，與他說知此事。高文明道：「這是興頭的事，貴人來臨，必有好處。」伯伯當初怎麼樣與他相處起的？愚溪道：「當初吾在沂州做學正，他是童生新進學，家裏甚貧，出那拜見錢不起，有半年多了，不能勾來盡禮。齋中兩個同僚，攛掇我出票去拿他，我只是不肯。後來訪得他果貧，去喚他來見，是我一个做主分文不要。他的齋中見我如此，也不好要得了。我見這人身雖寒儉，意氣軒昂，模樣又好，問他家裏連燈火之資，多難處的。我到助了他些盤費回去，又替他各處贊揚。第二年就有了一個好館，在東昌時節，又府裡薦了。」

他歸來這幾時不相聞了，後來見說中過進士，也不知在那里爲官。我已是老邁之人，無意世事，總不記在心上，也不去查他了。不匡他不忘舊情，一直到此來訪我。高文明道：「這也是个好人了。」正說之間，外邊喧嚷起來，說一个大船泊將攏來了，一齊來看。高文明走出來，只見一個人拿了紅帖，竟望門裏直奔。高文明接了，拏進來看。高愚溪忙將古董衣服穿戴了出來迎接。船艙門開處，搖搖擺擺，躡上个御史來。那御史生得齊整，但見

胸蟠豸繡，人避驄威。攬轡想像澄清，停車動搖山

嶽。霜飛白簡，一筆裏要管閒非。清比黃河，滿面上專尋不是。若不爲學中師友，誰肯來林外野人家。

那李御史見了高愚溪，口口稱爲老師，滿面堆下笑來。與他拱揖進來，李御史退後一步，不肯先走。扯得个高愚溪氣喘不迭，涎唾鼻涕亂來。李御史帶着笑，只是謙遜。高愚溪強不過，只得扯着袖子占先了些。一同行了，進入草堂之中。御史命設了毯子，納頭四拜，拜謝前日提携之恩。高愚溪還禮不迭，拜過，卽送上禮帖，候敬十二兩。高愚溪收下，整椅在上面。御史

再三推辭定要傍坐只得左右相對御史還不肯占上必要愚溪右手高此纔坐了御史提起昔日相與之情甚是感謝說道僥倖之後日夕想報師恩時刻在念今幸適有此差道繇貴省迂途來訪不想高居如此鄉僻高愚溪道可憐可憐老朽那得有居此乃舍姪之居老朽在此趁住的御史道老師當初必定有居愚溪道老朽拙算祖居盡廢今無家可歸只得在此強顏度日說罷不覺哽咽起來老人家眼淚極易落的撲的掉下兩行來御史惻然不忍道容門生到了地方與老師設處便了愚溪道若得垂情老朽

此副急淚
落得着也

至死不忘御史道門生到任後便着承差來相候說勾一个多時的話起身去了愚溪送動身看船開了然後轉來將適纔所送銀子來看一看對姪兒高文明道此封銀子我姪可收去以作老漢平日供給之費高文明道豈有此理供養伯伯是應得的此銀伯伯留下隨便使用高愚溪道一向打攪心實不安手中無物只得靦顏過了今幸得門生送此豈有累你供給了我白收物事自用之理你若不收我的我也不好再住了高文明推却不得只得道既如此說姪兒取了一半去伯伯留下一半別用罷高愚溪依言

畢竟手段
爽利宜其
有後祿

各分了六兩。自李御史這一來，鬧動了太湖邊上，把這事說了幾日。女兒家知道了，見說送來銀子，分一半與姪兒了，有的不氣，干道光輝了他家，又與他銀子。有的道：這些須銀子，也不見幾時用，不要欣羨他，免得老厭物來家也勾了。料沒得再有幾個御史來送銀子，各自唧噥不題。且說李御史到了福建，巡歷地方，祛蠹除奸，雷厲風行，且是做得利害，一意行事，隨你天大，分上挽回不來。三月之後，即遣承差到湖州公幹，順便賚書一封，遞與高愚溪，約他到任所，先送程儀十二兩，教他收拾了，等承差公事已畢，就接

了同行。高愚溪得了此信，與姪兒高文明商量，伯姪兩個一同去走走，收拾停當，承差公事已完，來促起身。一路上多是承差支持，毫不費力。不二十日，已到了省下。此時察院正巡歷漳州，開門時節，承差進稟，請到了高師爺。察院即時送了下處，打轎出拜。拜時趕開間人，叙了許多時說話，回到衙內，就送下程，又分付辦兩桌酒，喫到半夜方散。外邊見察院如此綢繆，那個不欽敬。府縣官多來相拜送下程，盡力奉承。大小官吏多來撥臀捧屁，希求看觀，把一個老教官，搵在半天裏，因而有求薦獎的，有求免參論的，有求

比女兒家
久情何如

出罪的有求免贓的多來鑽他分上察院密傳意思
教且離了所巡境地或在省下或遊武夷已叮囑了
心腹府縣其有所托之事釘好書札附寄公文封筒
進來無有不依高愚溪在那里半年直到察院將次
復命方纔收拾回家總計所得足足有二千餘兩白
物其餘土產貨物尺頭禮儀之類甚多真叫做滿載
而歸只這一番比似先前自家做官時倒有三四倍
之得了伯姪兩人滿心歡喜到了家裏搬將上去隣
里之間見說高愚溪在福建巡按處抽豐回來盡來
觀看看見行李沉重貨物堆積傳開了一片道不知

看得破

得了多少來家三家女兒知道了多着人來問安又
各說着要接到家裏去的話高愚溪只是冷笑心裏
道見我有了東西又來親熱了接着幾番高愚溪立
得主意定只是不去正是自從

受了賣糖公公騙至今不信口甜人

這三家女兒見老子不肯來約會了一日同到高文
明家裏來見高愚溪个个多撮得笑起說道前日不
知怎麼樣冲撞了老爹再不肯到家來了今我們自
已來接是必原到我每各家來住住高愚溪笑道多
謝多謝一向打攪得你們勾了今也要各自揣已再

不來了、三個女兒你一句我一句說道親的只是親、怎麼這等見棄我們、高愚溪不耐煩起來、走進房中、去了一會、手中拿出三包銀子來、每包十兩、每一個女兒與他一包道、只此見我老人家之意、以後我也再不來相擾、你們也不必再來相纏了、又拿一個柬帖來、付高文明、就與三個女兒看一看、衆人爭上前看時、上面寫道、

平日空囊止有親姪收養、今茲餘橐無用、他姓垂涎、一生宦資已歸三女、身後長物悉付姪兒、書此爲照、

烈語

噫得破

女兒中頗有識字義者、見了此紙、又氣忿又沒趣、只得各人收了一包、且自各回家裏去了、高愚溪罄將所有盡交付與姪兒高文明、那里肯受、說道伯伯留些防老、省得似前番缺乏了、告人便難、高愚溪道、前番分文沒有時、你兀自肯白養我、今有東西與你了、倒怠慢我不成、我老人家心直口直、不作久計了、你收下我的、一家一計過去、我到相安、休分彼此、說是你的、我的、高文明依言只得收了、以後盡心供養、但有所需、無不如意、高愚溪到底不往女兒家去、善終于姪兒高文明之家、所剩之物盡歸姪兒也、是高文

明一點親親之念不衰，畢竟得所報也。

廣文也有遇時人，自是人情有假真，不遇門生能報德，何緣愛女復思親。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六終

